

書叢學自年青

地民殖半到降樣怎國中

替石亦錢



行發店書活生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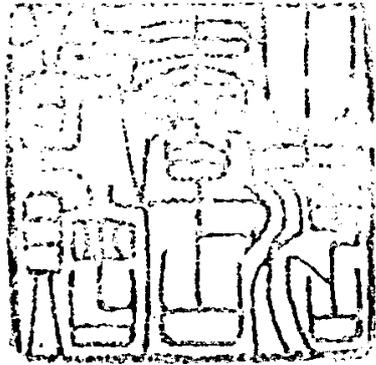
普叢學自年習

地民殖半到降樣怎國中

著石亦錢



3 0662 4464 5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44986

序

我寫這本小冊，正是侵略者在中國加緊壓迫的時候，也正是救亡運動在全中國繼續展開的時候。

我們要預測未來，就得明白過去。我們想使中國跳出半殖民地，就得明白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三年之前，我曾經擔任過大學的近代中國外交史。其實，中國到了近代沒有外交史，祇有「主權辱國史」。或者從對方面來看，也祇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這內面，充滿了陰謀，充滿了罪惡，充滿了血淚，充滿了吼聲。

我從那時起，便想寫一本通俗化的小冊，敘述鴉片戰爭以來的「史實」，讓讀者知道中國丟掉了一些什麼，帝國主義搶去了一些什麼，爲中華民族開出一張「總失單」。這本小冊寫成以後，可說把這一點心願做到了。

爲節省讀者的腦力起見，所以這本小冊用「故事體」來寫。在內容上注重趣味化；在形式上又盡量避免單調，有對話，有讀書節記，有少數人的「集體研究」，有廣大羣衆的「公開討論」，甚至有工作報告，有會議記錄，而以「集體寫作」的論文結束全書；使讀者不僅明白「史實」，並且在實際活用上也多得一種參考。

可是，受篇幅的限制，有很多的材料不能收容進去，不免貽「掛一漏萬」之譏。又我在執筆的過程中，斷斷續續的病了幾次，以致時寫時停，

延期出版。這是應該向預定的讀者道歉的。

假使這本小冊，能喚起一般青年朋友的注意，在救亡運動的洪流中有涓滴之助，那就算有意外的收穫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綏東風雲緊急之日。

640
932
—
2

目次

第一章	不堪回首話當年	一
第二章	誰敲破中國之門	二〇
第三章	強盜們成羣結隊的來了	三七
第四章	東方的黑花臉上了台	五四
第五章	侵略者的天羅地網	七五
第六章	又一次首都淪陷	九〇
第七章	木屐兒獨霸東亞	一二二
第八章	睡獅從酣夢中醒了	一三一

第九章 五年來的血債……………一五五

第十章 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一八二

第一章 不堪回首話當年

夏天的中午，火樣的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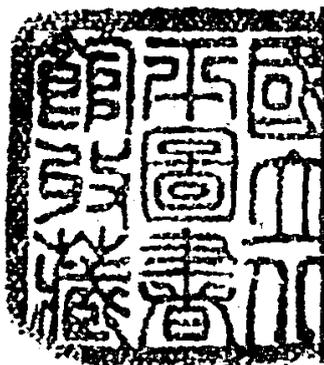
醒華汗淋淋的從外面跑回來，一口氣的奔進他的臥室，把頭上的帽狠
狠的丟到床上去。

「華兒！回來了嗎？」母親從隔壁聽到聲響，就問。

「哦！」

「這麼熱的天氣，一早就跑出去，成天的鬧什麼……」

母親帶着慈愛的口吻，嘮嘮叨叨的責備醒華，但這沒有引起他的注
意。當時，佔據了他的神經中樞的，却是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使這個年



紀剛剛十七歲，又活潑又熱情的初中畢業生感受十分的苦惱。

原來，醒華是參加救亡運動的，在放了暑假以後，差不多每天都往外面做宣傳工作。儘管從這裏跑到那裏，忙得『不亦樂乎』，累得透不過氣；然而只要聽他宣傳的人們，鼓鼓掌，或者點點頭，他的全身上的疲勞，就立刻消逝了。

不料這天早上不湊巧得很，他到趙家表伯那兒去，照例把『話匣』打開，未講到三句，這位傲氣凌人的表伯，便帶着幾分教訓的語氣對他說：『什麼救亡不救亡，有人救也是亡，沒有人救也是亡，中國總逃不掉亡國的厄運。……』醒華聽了這一套『中國必亡論』正要同他辯駁，表伯却不等他開口，就接着說：『不過，我們在亡了以後，還是可以光復的。中國在元朝亡了九十年，朱洪武便把元朝打倒；中國在滿清的時候，也亡了二

百六十幾年，辛亥革命又把滿清推翻；這都是歷史上千真萬確的事實。」

「大家起來救中國，不讓中國亡，那不更好麼？」醒華忍不住，反問了這一句。

「醒華！」趙家表伯又開口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的人心，是最壞不過的！從前人家罵我們「一盤散沙」，現在比「散沙」更不如：你忌尅我，我暗算你，已為普遍的現象；甚至同胞殺同胞的內戰，也沒有一年停止過。你想：人心壞到這步田地，不到國亡以後，還能夠覺悟嗎？……」

無論醒華如何辯駁，而趙家表伯總有話來應付，並且上下古今，滔滔不絕；關於歷史上的事實，醒華聽了簡直摸不着頭腦，更沒有話來駁倒他。

在這時候，醒華氣極了，忽然口中溜出了這麼一句：

『依照表伯新發明的「中國必亡論」，我們今後不是沒有出路麼？』

『哼！出路？』趙家表伯用不耐煩的語氣回答。『老實講，中國是沒有出路的，至少是像我這樣的人看不到出路在那裏？這不是什麼偏見，而是歷史先生注定我們「命該如此」！』

醒華越聽越氣，再也坐不下去了，便舉起脚步，離開趙家。他認爲今天第一次吃敗仗。

這是醒華感受苦惱的由來。

×

×

×

醒華在家裏休息一個鐘頭以後，氣也平了。他回想到趙家表伯的開口「歷史」，閉口「歷史」，把許多問題都推到歷史身上。又想到自己在初

中學過的歷史知識，太簡單，太淺薄，甚至有些地方太糊塗，不夠應用。假如過去多懂得一點歷史，今天決不會在趙家表伯的面前吃敗仗，就算不能折服他，至少總可徵引歷史上的事實與他抗辯。醒華一想到這裏，就記起馬家的老頭子來了。

馬家的老頭子，現在已有九十多歲。他不單是讀過很多的歷史書，就是憑他一生的閱歷，也可寫成幾厚冊像『回憶錄』之類的東西。醒華很高興他，他也瞧得起天真可愛的醒華。這一對『忘年交』在見面的時候，每每談得起勁。不過，醒華以前聽到老頭子口中的『掌故』，只當作耳邊風，不大留心研究；這次他碰了趙家表伯的釘子，覺得歷史知識是寶貴的，而老頭子口中的『掌故』，更是活鮮鮮的歷史，更是一切書本上尋不着的歷史知識。因此，醒華便跑到馬家去，向老頭子請教，彷彿吃敗仗的

戰士去求救兵一樣。

『小朋友！你的救亡工作，幹得怎樣？』馬家的老頭子，一見醒華就來了這一句。

『活祖宗！』這是醒華平素喊老頭子的用語，『同許多朋友一起幹，是有興趣的，不料今天碰了一次釘子！』

『什麼釘子？』

醒華接着把趙家表伯的意見說了一大堆，以後就向老頭子問：『歷史先生是否注定我們「命該如此」呢？』

『那有這麼一回事？』醒華聽了老頭子這句答語，抑制不住滿腔的高興，就在『活祖宗』的面前跳起來。

老頭子看見醒華這樣高興，自己也高興了，笑着說：『認爲我們「命

該如此」的人，簡直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讓這種觀點擴大下去，就是甘心做亡國奴。自己一個人甘心做亡國奴倒不要緊，又把責任向歷史先生的頭上推，這是誣蔑歷史，與歷史的真相不合，至多祇能說是亡國奴的歷史觀。」

『活祖宗！您是我的救兵！不，您是我的大砲！您是我的轟炸機！您已經把「中國必亡論」打得粉碎了！』醒華一壁說，一壁跳，跳過後，又舉起手來，向老頭子行了一次最敬禮。

『小朋友，坐下吧，我的話還多着哩！』

『中國必亡論者，說我們「命該如此」。您反對中國必亡論，就是說我們的「命」不該如此。請您把中華民族的「命」重新「算」一下！』這是醒華坐下以後向老頭子要求的。

『要算中華民族的命』，老頭子的『話匣』打開了，『不能專看目前的「倒霉」，我們應該多翻幾頁歷史，固然不必從「幾歲行運」說起，但往昔曾「走紅」過，也是歷史上的事實。我這麼說，並非借往昔的「光榮」來掩飾目前的「屈辱」，不過叫大家記起「走紅」的故事，相信「倒霉」不是什麼「命該如此」，祇是暫時的現象而已。』

『您是否要大家回憶「漢唐盛世」呢？』醒華插了這一句。

『「漢唐盛世」也是「走紅」的故事裏面有聲有色的兩章。但我不想把話頭扯得太遠，祇打算從中國與歐洲人發生關係的時候說起。小朋友！你是否聽見過馬可波羅（Marco Polo）這個名字？』

『聽見過。那不是第一次從威尼斯（Venice）飛到遠東的一隻燕子麼？』這是醒華的回答。

『是的！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在十三世紀時到過中國，住了十七年。回到意大利後，口述在中國的見聞，有人替他筆錄下來，叫做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他在這本遊記中，把中國描寫得像天堂一樣，說到這，也是百萬，說到那，也是百萬，聽者都認為不大可信。因此，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百萬君」。然而馬可波羅自己却聲明並未誇張，甚至認為有些地方（例如黃河以北各省）所描寫的還不到二十分之一。……』

醒華聽到這裏，現出驚奇的神色，於是打斷了老頭子的話，就說：『活祖宗！請您把馬可波羅描寫中國的實例，舉出一二個來。』

老頭子隨手在書架上拿了馬可波羅遊記譯本（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翻開給醒華看，且告訴他，『這是描寫北京的。』

『……皇宮從北城一直伸展至南城，中間僅有一空院，爲貴人與禁衛軍往來通過之地。……周圍有一大理石牆圍着，約兩步寬。……牆的外邊裝有美麗的欄杆和柱頭。……凡大殿和房間的各方，都飾以彫刻和鍍金的龍，……屋頂的裏面佈置得金碧輝煌，畫圖滿目。』（一三二——一三三頁）

『汗八疏（北京）城內以及環繞十二張城門的十二近郊，居民的衆多與房屋的櫛比，非想像所能知其梗概。……凡世界各處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都來集於此城；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是。……此處出售的商品數量較其他任何地方爲多；因爲用馬車和馱馬載生絲至此處的，每日不下一千起；金絲織物和各種絲織物，有極大量的製造。』（一五二——一五三頁）
老頭子又翻開一頁，並說：『這是描寫蘇州的。』

『新基（蘇州）是一個壯麗的大城，周圍有二十里，居民有巨量的生絲，不僅以之製成綢緞，供自己的消費，使一切都穿綢緞，並且還運銷其他市場。他

們中間有一些富商大賈，而居民數目之多，真是驚人。」（二三二——二三三頁）

老頭子一壁翻書一壁講：「這是描寫杭州的。」

「離開發基，行三日，經過許多人口衆多和富裕的市鎮，城堡與村落。居民有豐足的食物。第三日晚達到雄壯富麗的京師（杭州）城。這個名稱就是指「天城」。此城在莊嚴和秀麗上，的確爲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而且它的景緻甚多，可以使它的居民想像自己是住在天堂上。」（二三四頁）

「城內除掉各街道無數的舖子外，還有十個大方場或市場。方場每一方長半哩，其前面爲大街。……此等方形市場彼此相距各有四哩。在方場的對面，有一條大運河與大街的方向成平行線，近岸處有許多石頭建築的大貨棧，這是爲挾着貨物及財產來自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準備應用的。……每一市場在一星期的三日中午，有四五萬人集市。……」（二三五——二三六頁）

「在此處所經營的手藝中，有十二種視爲較高於其餘各種，因爲它們的用處

更爲普遍。每種手藝有一千個工場，而每一工場能供給十個、十五個、或二十個工人以工作，在少數場所，且能供給四十個人以工作，各受主人的支配。這些工場中富裕的手工業主人，並不親自勞動，且表現縉紳的風度，裝腔作勢的搭起架子來。……」（二三九頁）

「我們再看馬哥波羅所描寫的中國農村吧！」老頭子見醒華很起勁，就把他的注意引到另一方面。醒華看見：

『關於食物一層也不慮缺乏，因爲這些人民……大都以米粟等物維持生活，它們的產量甚爲豐富。小麥的生產固然沒有這樣豐富，但他們不吃麵包，僅於做成線麵或焙麵時才作爲食品。至於米粟等糧食，則和肉煮成漿。他們的土地凡可耕種之處，沒有一點荒廢的；各種家畜蕃殖得極多，當他們出陣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帶去六匹、八匹、或更多的馬爲自己使用的。』（一六五頁）

醒華越看越驚奇，在他的腦海裏已發生許多『疑問號』，特別是什麼『生絲……織成綢緞，供自己的消費，使一切都穿綢緞』，『居民有豐足的食物』，『居民想像自己是住在天堂上』，『富裕的手工業主人』，『食物……不慮缺乏』，『土地……沒有一點荒廢的』……一類的句子。

老頭子是懂得這一點的，所以對他說：『小朋友，你在幾百年後看到這本遊記，似乎是聞所未聞。當日遠隔重洋的歐洲人看到了，自然要比我們讀山海經還有興趣。因此，這本遊記出版，在十四、十五兩世紀風行歐洲，凡屬積極的知識分子，無不人手一篇，爭相傳誦。怪不得梅斯菲德 (John Masefield) 稱馬可波羅爲世界史上看過奇蹟的遊歷家，說「他替歐洲人的心目中創造了亞洲」啊！」

『馬可波羅既這樣恭維中國，許多歐洲人當然要來「觀光」，恐怕中

國從此就多事了。』聞一知二的醒華對老頭子說了這幾句。

『正是如此。』老頭子一壁點頭，一壁回答，『自從伽馬(Vasco da Gama) 打開印度航路以後，到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年)葡萄牙人到廣東來了，到一五七〇年(明隆慶四年)西班牙人也跟着來廣東了，到一六〇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荷蘭人也向廣東要求通商了，到一六三五年(明崇禎八年)後來居上的英國人也挾着武力強入廣州售貨了，到一六四三年(明崇禎十六年)俄羅斯的鐵騎也踏到黑龍江邊境了。這些黃鬚碧眼兒接二連三的來「觀光」，本不是有愛於中國，而是想在這塊肥美的處女地上撈摸一點東西回去。這一定是受了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

『我們怎樣對付這些黃鬚碧眼兒呢？』醒華問。

『大抵給他們以「閉門羹」吧。爲什麼給他們以「閉門羹」？這自然不

能拿「夜郎自大」一類的話來解釋，而實有其「經濟的原因」。中國當時是一個自足自給的國家，正如前清乾隆皇帝給英國的「敕諭」所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可恨都指揮黃慶受了葡萄牙人的錢，替他們講話，所以把澳門租給葡萄牙；勾結西洋人的漢奸，黃慶恐怕是第一個。而我國政府，在當時是不怕西洋人的，甚至把他們當做「夷狄禽獸」看待，往來公文也不是平等的。例如中國與俄羅斯所訂的恰克圖新約，第一條文字是這樣：「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苦，……是以允行。」這差不多類似「告示」的語氣。又如英國使臣見中國皇帝，我們硬要他行三跪九叩禮。中國皇帝復英國皇帝的文書，則用「敕諭」體裁，開外交函件中未有的先例。在這種「敕諭」內面，指人家來中國爲「朝貢」，爲「嚮化」，而稱

自己叫「天朝」，這顯然以「外藩」看待英國。這雖是笑話，然從笑話裏也可見中國在當時的氣燄了。」

醒華聽了，大笑不止，老頭子也笑起來。他們在興奮之餘，仍繼續談下去。

「就是答應英國通商以後，」老頭子接着說，「所定防範洋商的辦法，是很嚴厲的，也可說是不平等條約。不過那種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占優勢，而現在的不平等條約却是外國占優勢。」

「我要看那種不平等條約究竟怎樣？」

老頭子又尋出一個防範洋商章程，指給醒華看：

外國軍艦不准駛入虎門以內；即保護商艦之軍艦，亦須停泊於江口以外，與商艦之解纜，當同時拔錨。

二、婦人不可借來『商館』，銃礮槍及其他武器均不得持入。

三、所有航路引水人及買辦等，概須我國澳門『同知』發給牌照；非受買辦之直接監督，不許外國艦船與其他商民交易。

四、各商館不得使用八人以上之華人，並不得僱用僕婦。

五、外人不能與我國官吏直接交涉，遇必要時，必須經過『公行』之手續。

六、外人不許泛舟江上；但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得游覽花園，仍須攜帶翻譯。如外人有不正當行爲時，翻譯當負其責。

七、不准外人用轎。

八、外人買賣須經『公行』行商之手；即居住商館者亦不許隨意出入，防其與奸商有祕密交易之行爲，且恐其受本地奸商之欺誑。

九、外國艦船，得直航黃浦，徘徊河外，不能寄泊他處。

十、公行行商不准負欠外人債務。

十一、通商時期已過，外人不得在廣州居住；即在通商期內，貨物購齊，亦須裝載而歸，否則可往澳門。

醒華看過後，大致懂得，但『同知』『商館』『公行』三個名詞不很明白，又問老頭子。老頭子說：

『「同知」是前清的官銜，大約如「縣長」之類。「商館」是外國人所住的房屋。「公行」呢？據說，即經手買賣的洋行，由政府指定人辦理。當時有所謂「十三洋行」，中國對外國貿易由「十三洋行」主持，而外國人在中國經商者，也只准與「十三洋行」來往，彷彿是一種對外貿易的獨占機關，公行是向外商抽收「行佣」的。「行佣」的數目，起初是百分之三，以後增到百分之十。』

聰明的醒華一聽就了解，所以也不再問。可是這個防範洋商章程，在

他的腦海裏翻來覆去，盤旋許久，尤其是與目前捆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身上的一大串鎖練——不平等條約——對照起來，常不勝「昔何其盛今何其衰」之感！

醒華臨走，老頭子給他兩冊書：一是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一是劉彥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叫他帶回家去，選擇自己急於要知道的細讀一下。

第二章 誰敲破中國之門

醒華與馬家的老頭子這次談話，感到非常滿足，他不僅聽到歷史上的「異聞」，而且改變了自己的興趣。在這次談話以後，他把從前輕視歷史的成見，把聽「掌故」當作耳邊風的習慣，都拋到九天雲外了。他想到這裏，便覺得古人說的「蓬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是不錯的；他想到這裏，又覺得應該特別感謝趙家表伯，因為不上那次「當」，就不會學到這次「乖」。

今後的醒華怎樣幹呢？他居然一個人靜悄悄的伏在案上看書了。這種情形使他的母親大大驚異；可是她也不說什麼，只是「喜在眉頭笑在心」。

醒華翻開老頭子給他的兩冊書一看，第一章的題目，都是鴉片戰爭。是的，鴉片戰爭這四個字，醒華是記得的。可是這四個字的印象，不是從枯燥的歷史教科書上得來，而是從某次聽演講得來。那個演講者，站在兩三百人目光集中的講台上，用流利的詞句，自問自答的說：『中國的大門是誰敲破的呢？那就是英帝國主義，那就是英帝國主義第一次用大砲轟擊中國的鴉片戰爭。……』所以醒華對於鴉片戰爭的史料，不肯輕易放過，一口氣把兩冊書的第一章看完。

由醒華的母親看來，這個小孩子確實有些奇怪！跑出去，就跑一整天不回；坐下來看書，又看一整天不動。那知道這個『動若脫兔靜如處女』的醒華現在已有了『歷史癖』，在看完第一章以後，還在寫『筭記』哩！

他的筭記如下：

(一) 鴉片戰爭的原因

(A) 鴉片輸入的激增

最初英國商人是以販運中國茶爲主要的獨占貿易，例如一六七七年（清康熙十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在廈門設立代理公司，經營茶市。以後茶市中心移至廣州，而印度鴉片的輸入中國亦自此發達起來。事實上，當時東印度公司已經得了印度的鴉片專賣權。

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輸入鴉片爲數不多，每年不過二百箱左右而已。據外人統計，一八二一——二七年間，平均每年輸入九、七〇八箱，消耗價值達八、七二五、六〇〇元；一八二八——三五年間，平均每年輸入達二一、八八五箱，消耗價值達一三、四〇三、〇〇〇元；一八三五——三九年間，平均每年輸入三五、四四五箱。

如果我們就鴉片在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全額中所占的比例來說，則很明顯的

看見鴉片輸入的激增是驚人的。例如在一八二二年製造品的價值爲八、〇二四、六〇六元，鴉片爲六、四〇六、〇〇〇元；到一八三四年，製造品價值幾減少一半，即四、八二〇、四五三元，而鴉片價值幾增加一倍，即一一、六一八、七二六元。

(B) 鴉片輸入的損失

中國產銀不多，政府恐銀貨輸出，有危國本，令國內商人與外國交易，祇准以物易物，不准以銀買貨。及鴉片輸入超過輸出，勢不得不以白銀抵償，銀的輸出額漸多。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三一）廣東輸出銀共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三四）共輸出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十六年（一八三四——三六）共輸出三千餘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等處輸出者尚不在內。於是銀貨日缺，國內經濟愈困難，朝野上下，皆知鴉片流毒的害處。

湖廣總督林則徐更明白指出：『烟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

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C) 林則徐與禁烟

一八三八年冬林則徐拜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他先窺英商館的動靜，聽說從前歸國的英商復返者很多，又華商常有出入商館者。則徐知爲鴉片密賣關係，逮捕出入英商館的華商數名，殺于館前示威。迫英商把所有鴉片，在三日內一律交出。英商不聽，則徐命吏卒百人襲商館，英人大驚，出鴉片一千三百十七箱，交付吏卒。則徐知隱藏尚多，禁給商館食物，又悉奪其船舶，以絕歸路，英人大困，獻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箱，銷毀于虎門海岸。英商快快赴澳門，各國商人亦免死狐悲，依次去廣東，廣東的外國貿易一時衰落。

則徐自焚鴉片後，爲杜絕根源計，向各國商吏佈告：『各商船入口者皆須具結，如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卽正法。』葡美諸商皆具結。但英領事甲必丹義律 (Capitaine Elliot) 不從。則徐下令絕英人薪蔬食物，且令退出澳門。

義律率同英商聚居尖沙嘴（香港對岸）貨船中，流連海上，又苦於無食物，進退失據，遂決定向英國政府求援，不辭一戰。

（二）鴉片戰爭的經過

（A）英國第一次進攻

倫敦政府接義律請派軍艦救援的電報，要求衆議院協贊軍費，經過三日激烈的爭論，卒以九票的多數通過對華宣戰案。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國下令動員印度及好望角屯兵一萬五千人，以喬治義律（George Elliot）統率陸軍，伯麥（Bremier）統率海軍，向廣東進攻。林則徐防守甚嚴，自虎門至橫當山，增購西洋礮二百餘門，列置兩岸。又備戰船六十，火船二十，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法。英軍見廣東無隙可乘，遂改變計畫，沿海擾廈門、定海、甯波、乍浦；最後乃入渤海，進白河，向直隸總督琦善提議媾和，要求六項：（一）償還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平等禮，（四）賠償軍

費，(五)不得以夾帶鴉片，株連居留英商，(六)廢去華人經手洋商經費。

(B) 清廷出爾反爾

清廷在軍事緊急之際，斥林則徐辦理不善，褫職議處，以琦善繼其任。琦善到廣東後，盡反則徐所爲，撤退守備，遣散壯丁，並允償英人鴉片七百萬元。英人見琦善怯懦，要求愈苛，於原定六項之外，復要求割香港。琦善不允，英軍乃襲攻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台。琦善大懼，允於烟價外，開放廣州，割讓香港，而以歸還兩礮台及定海爲交換條件。即於十二月底議定章約。

清廷聞英軍進攻虎門，忽主戰，琦善又被褫職查辦，命皇姪奕山提督隆文赴廣東，形勢又一變。英軍聞清廷宣戰，復攻虎門。一八四一年三月，虎門陷，英軍進逼廣州。奕山命廣州知府余保純到英營行九叩首禮，呈遞乞和書。四月，訂休戰條約，奕山答應先償軍費六百萬元，限五日內交付，於是英軍退出虎門。

(C) 民衆自動的抗戰

奔山與英人所訂的休戰和約，內有賠款六百萬元，除由官庫撥給四百萬元外，奔山以此爲廣州居民生命財產的代價，派廣州居民分擔二百萬元。這麼一來，官吏便乘機搜括，越激起民衆的憤怒。一八四一年六月十日，三元里的民衆，痛恨英兵奸淫劫掠，竟樹立『平英團』之旗。鳴鑼集衆，『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衆（英兵）共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衆可恃，愈集愈衆，』增至數萬。當時英國主將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中不得出，移書告急於廣州知府余保純（卽到英營行九叩首禮的叩頭蟲）。保純前往，挾義律出。賠款既交，英軍退去。大船有在沙灘擱淺的，民衆遂聚議預備縱火燬船，奪回賠款。廣州知府又出示曉諭民衆不得妄動，以解英人之圍，同時，佛山義勇隊攻擊佔據龜岡礮台的英兵，殺死英兵數十，又南海番禺的民衆也自動集會，晝夜操練，以防英兵再來。這是中國民衆最初的自發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不，這是中國民衆最

初的自發的向船堅礮利的侵略者抗戰啊！

(D) 英國第二次進攻

英軍退出虎門以後，藉口清廷未答應六項要求及割讓香港，不肯罷兵，並從印度續調戰艦來華。同時，另派璞鼎查 (Pottinger) 爲全權大使以代甲必丹義律。在七月九日作第二次北犯，先後佔領廈門、定海、寧波、鎮海。清廷聞訊，大怒，忽又主戰，以謀恢復浙東，沒有結果。一八四二年三月，英軍退出鎮海，以重兵扼守定海與錢塘江，四月大舉攻乍浦，陷落。五月初，英軍攻吳淞，吳淞守兵逃走；繼而又攻陷上海，借上海爲根據地。當時英國援軍又到，有大小軍艦七十三艘，溯江而上，六月復攻陷鎮江。自此以後，英軍勢如破竹，直逼南京；清廷大震，遣使求和。

(三) 鴉片戰爭的結果

(A) 締結南京條約

清廷求和的結果，就在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成立所謂南京條約，主要的內容有以下各條：

一、中國政府納賠償銀二千一百萬元與英國政府——內以一千二百萬元償軍費，三百萬元償債務，六百萬元償所燒鴉片值，欸分四年交清。

二、中國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與英國。

三、中國政府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開為通商口岸，准英國設立領事館，并准英商帶家屬自由來往。

四、英商貨物進出口稅，應秉公議定，以便按例交納；照例完納進口稅後，准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所過稅關不得加重課稅。

五、以後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

六、放還英國俘虜，凡戰役中為英軍服務之華人，亦不為罪。

這簡單的六條之中，如『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放還英國俘虜』等

等，倒沒有什麼。可是規定『凡戰役中爲英軍服務之華人亦不爲罪』，無異承認『漢奸』爲合法。而賠款至二千一百萬元之多，不僅虛擲『民脂民膏』，並且開以後的惡例，使中國永遠變爲債務國。甚至要賠償鴉片，對於禁止鴉片這件事，又一字不提，不知究竟爲什麼要打仗？至於割香港，開五口通商，秉公議定進出口稅，那些損失就更大了。

(B) 民衆反英與官僚媚外

自『平英團』出現後，廣東的反英空氣，一天天緊張。後來依照南京條約，廣州開爲商埠，英人來者漸衆，廣州民衆又與英人衝突，不約而集合萬餘人，圍攻英國領事館，不受官吏約束。這是中國民衆第二次的反抗侵略者，當時璞鼎查率艦隊赴廣州，本想進攻，會欽差大臣伊里布懲治鬧事民衆以謝英人，故未擴大。中國官僚已代爲鎮壓，自然用不着『主子』動手了。不過，有了這次事變，廣州的開放，畢竟延期數年。

(C) 南京條約給中國的打擊

第一、南京條約使英國佔據了侵略中國的門戶——香港，這是中國喪失領土的第一次，英國從此以後就利用香港來制中國的致命。

第二、南京條約開闢了五個大商埠，並取消了『公行制度』，使英國侵略中國的觸角伸到沿海一帶，又可以不經過『公行』而自由出賣商品（從前商品價格由公行規定），這無異把中國抵抗外國貿易的城堡轟碎了。

第三、南京條約打破了中國的關稅壁壘，英國商品進出口稅，在『秉公議定』的原則下，一經按例交納，即可運行無阻，推銷全國。從此，中國的手工業，便被英國的機器工業所征服了。中國民衆的血液，便聽帝國主義這個『吸血鬼』任意榨取了。

.....

醒華的筆記寫到這裏已完了，他把筆頭放下，噓了一口長氣，祇覺得

愉快，並不感到疲勞。

剛巧，這時候，平東來了，平東是大學三年級的高材生，在救亡運動中，與醒華很親密，平東喜歡醒華活潑天真，而醒華却佩服平東有識有膽。他倆自認識以來，差不多天天會面。今日，平東未遇見醒華，恐怕有什麼蹊蹺，所以特來探聽。

醒華一見平東，也不問他來幹什麼，開始就把自己的苦惱（碰趙家表伯的釘子）、痛快（和馬家的老頭子談天）、以及看書的心得（做鴉片戰爭筭記），一五一十的講給平東聽。平東一面聽醒華說話，一面看他的筭記。等到醒華的話說完了，平東也把筭記看得差不多了。平東料不到這個聰明的小弟弟，相別僅一日，進步已千里。

平東放下筭記以後，却提出三個問題問醒華。

(一) 在鴉片戰爭以前，與中國通商者不祇英國一國，何以英國特別兇？何

以中國的大門一定由英國敲破？

(二) 中國失敗是事實，我們應該問失敗的主因是什麼？

(三) 我們怎樣學習鴉片戰爭的教訓？

關於頭一個問題，醒華不費思索便能答覆。因為他所看的史料中，已有下面一段：

『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得最早的英國，成了東方諸國最主要的掠奪者。……自十六世紀以來，英國的海外貿易逐漸沿着征服農業諸民族的路線發展着。……爲要組織對落後民族的掠奪，英國在海外設立了許多獨占的貿易公司，……其中最

有勢力而成爲侵略東方諸國的大本營的，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該公司先後戰勝了荷蘭與法國的東印度公司，吞併了印度，並且取得了對華的貿易獨占權。』

關於第二個問題，醒華要答覆，就不大容易。當他還在考慮的時候，平東故意問他：有人認為中國武器不如英國，所以失敗，對嗎？醒華馬上回答說：這是『唯武器論者』的意見，『平英團』因義律於重圍，已把這種胡說打得粉碎了。平東又問：有人說是當時沒有準備乃失敗的主因，你相信嗎？醒華又回答說，這祇能說是一部分對。然而林則徐到廣州不過一年，臨時趕緊準備，也能抗禦英軍，可見準備不一定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那麼，當時失敗的主因，究竟是什麼呢？』平東接着問一句。

『我想，』醒華回答，『也許誤於琦善奕山伊里布余保純等大大小小的賣國官僚吧！』

『這當然是主因之一；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應該說是封建十足而又

不知天下大勢的清廷。它臨到戰爭爆發的危險關頭，沒有確定的政策，一時主戰，一時主和，和又和得卑怯可憐，戰又戰得手忙脚亂，當然非失敗不可。這樣腐朽的政府，那能與氣燄高張的『資本主義之王』對壘作戰呢？

關於第三個問題，醒華的意見是這樣：抗戰應該以民衆力量爲基礎。在鴉片戰爭的時候，清廷不懂得這一點——其實，一個封建十足的政府決不會懂得這一點——甚至民衆自動起來抗戰，而叩頭蟲的余保純，反站到敵人方面，既在重圍中救出義律，又『曉諭民衆不得妄動』，伊里布更屠殺民衆以取悅於敵人。這樣『自毀長城』，除向侵略者投降外，還有什麼出路呢？這可說是鴉片戰爭所詔示的教訓，特別值得我們學習。

平東對於醒華的意見，是點頭同意的。

論。

平東去後，醒華又在箭記尾上，添了以下幾行，彷彿是鴉片戰爭的結

『國際列強掠奪中國的起點的鴉片戰爭，……不獨將清廷的昏憤腐敗暴露無遺，而且開了以後帝國主義諸國侵略中國的康莊大道。喘息于殘酷的封建剝削之下的中國農村經濟遂開始為資本主義的巨靈之掌所破壞，整個的國民經濟亦日益走向於殖民地化的火坑。』

第三章 強盜們成羣結隊的來了

平東從醒華的談話中，知道馬家的老頭子，是一個了不得的人。這次意外的發見，把平東過去輕視老頭子，以爲老頭子都是落伍的成見打破了。因此，平東很想與老頭子會會面，托醒華向馬家徵求同意。

醒華正預備寫信給「活祖宗」的時候，馬家的傭人已先送信來了，他拆開一看，有下面幾句話：

『小朋友：我昨日給你的兩冊書，現在看了多少？假使有什麼困難的話，我是願意幫助你的！你要來，隨時可來。祝

進步！

識途的老馬。』

醒華看後極高興，立刻寫了一封回信，告以鴉片戰爭一章，已研究過，並約明日午後二時同平東一起來訪問他，又把所寫的筭記與討論情形附在信內，請老頭子指正。

當天晚上，醒華續看鴉片戰爭以後的史料，恐怕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好在明日問問老頭子。十二點鐘敲過了，他還在看書，被母親連催了兩次，才上床去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九時光景，才醒過來。

下午二時，醒華同平東已坐在馬家的客廳上。

老頭子在醒華介紹了平東之後，不等醒華再開口，就把自己的『話匣』打開。

『小朋友！你寫的筭記與平東先生的意見，我都看過了。很……很不錯！』

「請勿客氣！」平東先打斷老頭子的話，「我也是小孩子，不要再噓什麼先生。」

「醒華！」老頭子又開口了，「上次談話，大半是你失問，我答覆。現在我想顛倒一下，由我先問，你答覆，並請平東參加討論。」

醒華與平東同聲說：「贊成！贊成！」

「那麼，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字以後，中國跟着失掉了一些什麼呢？」

醒華聽了，就把放在荷包內的一張單子掏出來，同時說：

「不得了，跟在英國之後，來了一大羣強盜，跟在南京條約之後，來了一大堆不平等條約，不，應該說是一大串連環的分不開的鎖練啊！這些鎖練是：

一八四三年九月——中英虎門條約。

一八四四年六月——中美修好條約。

一八四四年九月——中法修好條約。

一八五八年四月——中俄璦琿條約。

一八五八年五月——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與中俄天津條約。

一八六〇年九月——中英北京條約與中法北京條約。

一八六〇年十月——中俄北京條約。

一八七六年七月——中英芝罘條約。

你們看，有這一大串連環的分不開的鎖練捆在我們身上，中國還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嗎？』

『一點也不錯！』老頭子接着說：『請你根據這些條約，替中國再開

一張「損失單」，可以嗎？」

醒華又把放在荷包內的另一張單子掏出來，給老頭子看，單子上面寫着：

一、割地——香港對面的九龍讓與英國（中英北京條約），黑龍江北岸讓與俄國（璦琿條約），烏蘇里江東岸讓與俄國（中俄北京條約）。

二、賠款——給英國八百萬兩（中英北京條約），給法國八百萬兩（中法北京條約），又給英國二十萬兩（芝罘條約）。

三、開放商埠——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鎮江、九江、漢口（中英天津條約），淡水、江寧（中法天津條約），天津（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芝罘條約）。

老頭子看過後，又問：「這張「損失單」完全嗎？」

平東看見醒華正在躊躇，便插嘴說：「這祇是有形的損失，還有許多無形的損失未列上去。」

「所謂無形的損失是些什麼呢？」

「提起來，更痛心！」平東回答，「扼要的說，至少有下面幾項：

一、外人居留地——自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並允許外人取得居留地後，接着，所開放的商埠越多，則外人的居留地也越多。久而久之，這些居留地便變成租界，在事實上等于外國的領土，等于侵略中國的根據地。

二、領事裁判權——這種惡例是從虎門條約開端的。中美修好條約與中法修好條約以及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更加具體化。各國在華領事有了裁判權，即居留中國的外國人不受中國的法律拘束，即中國的主權不能行使于中國的境內。從此以後，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就可以無惡不作了。

三、外人自由傳教權——中法天津條約允許法國天主教徒進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中法北京條約更允許法國宣教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由；以致後來引起層出不窮的教案，為各帝國主義又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藉口。

四、外國軍隊駐屯權——從中法天津條約裏，可看到這一點，那就是：「准法國派兵船停泊以資鎮壓，並得遊弋中國各通商口岸。」這麼一來，中國就沒有什麼「國防」了。

五、協定關稅——「秉公議定」四字已見于南京條約。以後在虎門條約裏，又規定「值百抽五」，在中英中法天津條約裏，更有「物品價格下落，課稅亦宜減輕」的明文，關稅不能自主，還談得到「提倡國貨挽回利權」嗎？

還有，——平東繼續說——帝國主義這樣宰割中國仍覺得不夠，它們更毒辣的，是要我們馴伏，是要我們受了懲罰之後不敢再來反抗；為貫徹這一點，它們就採用最卑劣的手段了。例如在芝罘條約裏，英國怕有第二

次瑪加理 (Margary) 事件 (在雲南騰越地方被土民殺死的英國人) 發生，硬要中國派大使往英國謝罪，硬要中國把謝罪賠款的告示，在各省張貼兩年。這多麼使我們痛心！」

老頭子點點頭，表示同意平東這些比較詳細的補充。

『不過，』老頭子在平東講完以後開口說，『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西洋人的眼中，還不失爲「龐然大物」，所以當英國對華宣戰的時候，其他各國都置身事外，甚至專以通商謀利的別國商人也多「不直英人所爲」。可是一到南京條約成立之後，東亞的「紙老虎」戳破了，英國以外的強盜們都想「趁火打劫」，這就是中美修好條約與中法修好條約的由來。到了「亞羅號」(Arrow)——替英國走私的中國船——事件發生的時候，法國便與英國勾結一氣而組成所謂英法聯軍，這是與英國單獨進攻的

鴉片戰爭不同的。法國所以肯參加，原因很明白，在拿破崙第三當政時代，法國也跟在英國屁股後面，走上資本主義的坦途。這兩個資本主義的「兄弟之邦」，就結成侵略中國的夥伴了。其次，鴉片戰爭還祇華南沿海各省與長江下游一帶嘗嘗火藥的滋味，在北方，敵人的軍艦也祇進到白河。而英法聯軍之役，除廣州陷落在英法海軍大佐控制下，建立三年之久的「合治政體」（中國巡撫柏貴參加）外，第一次（一八五八年）英法鐵騎已進逼天津，第二次（一八六〇年）它們又攻破北京，燒毀圓明園；中國所受的打擊，不知要重若干倍？那時候，英法兩國是明火執仗的強盜，這是誰也知道的，但在明火執仗者的背後，還躲着大批「坐地分贓」的強盜。他們根據什麼理由來「坐地分贓」呢？那就是所謂「利益均霑」的笑話了。虎門條約第八條，規定：「將來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國人

一體均霑」；中美修好條約第二條，規定：「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合衆國人民應一體均霑」；中法條約第六條，規定：「法國商民亦如厚愛之國無異」；中俄天津條約也規定：「日後中國若有優待他國通商等事，俄國一律享有」。自己上了天大的當，還說是「施恩」，還說是「厚愛」，……這或者是阿Q式的勝利吧！不錯，國際法上本有所謂「最惠國條款」，然而應用到我國來却是片面的，就是人家受到我國的「惠」，我國受不到人家的「惠」。你們看，在我國首都淪陷的時候，英法帝國主義固然唱着凱歌，其他的帝國主義還不是同樣高興嗎？最狡猾的是帝俄，在北京未破之先，它已利用英法聯軍壓迫我們的機會，簽訂愛璦條約；在北京既破之後，一方面它以調人的資格，拉攏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爲「坐地分贓」造根據；另一方面，却又以調人的「勞績」，向我國索報酬，中俄北京條約

就是報酬帝俄的「禮物」。至於芝罘條約，顯然是英國藉口瑪加理事件對中國的又一次搶劫，這是不必加什麼解釋的。」

老頭子一口氣講了這麼多，在平東與醒華聽來，彷彿是一個不可少的總說明，尤其是醒華更覺得老頭子的話，句句津津有味。

「當時北京政府不準備抵抗，真奇怪！」沉默了許久的醒華，開口說了一句。

「哼，抵抗！哼，準備抵抗！」老頭子滿腹牢騷似的繼續說，「笑話多得很，在天津條約簽字後，英法軍艦已從白河撤退，回到廣東。有些人也知道要修武備，於是在白河兩岸，築堡壘，建砲台，以防敵艦進來。果然，在英法聯軍第二次到白河的時候，吃了一點小虧；北京的官僚們即奔走相告，認爲外事從此有轉機了。清廷立刻把腰兒硬起來，用「上諭」宣

布天津條約無效。而我國的武備，除白河略有佈置外，其餘各處都是門戶洞開，彷彿相信敵艦再來侵犯，應該像「撲燈蛾」一樣，自己到白河送死。那曉得中國人聰明，外國人也不傻，後來英法聯軍偏偏不進白河，改由北塘登陸，直搗北京。你們看，所謂武備者如此，是不是笑話。何況大清天下，在當時祇剩半壁河山，而長江各省，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已屬「太平天國」的範圍。「甯贈友邦，勿與家奴」，既是前清皇室的國策，當然不能抵抗「友邦」，讓「家奴」收漁翁之利。豈僅不抵抗而已，還要借助西洋人的「洋槍隊」來屠殺同胞哩！美人華爾（Ward）以及英人戈登（Gordon）先後統率的「常勝軍」，不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麼？到那時候，清廷已將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忘得乾乾淨淨，反把帝國主義當做「恩人」了。這也許是「先安內而後攘外」吧！」

平東聽了這一段話，不僅佩服老頭子滿腹都是史料，並且佩服他觀察史實，具有卓識。醒華呢？這個遇事窮根究底的孩子，却緊緊抓住老頭子的話發問：

『那麼，在太平天國消滅以後，清廷是否「攘外」呢？』

『鬼話！』老頭子答覆醒華的問題，『清廷靠「常勝軍」一臂之力，統一了殘破的河山，仍沒有「攘外」，也決不肯「攘外」。所以在英法聯軍以後，甚至在芝罘條約以後，「外患」依然紛至沓來。醒華！你記得芝罘條約以後有些什麼「外患」？』

老頭子這麼一問，便把醒華難倒了，因為芝罘條約以後的史料，他還沒有看。平東本來是可以回答的，不過他想聽聽老頭子的高見，也忍耐着不開口。

老頭子看見醒華與平東都不回答，於是自己講下去。「是的，你們都很年輕，不會親眼見過這些「外患」。我呢？是在「外患」的漩渦中長大的，由少而壯，由壯而老，都與「外患」爲緣，所以這些慘痛的印象，永留在我的腦膜之中，祇要回憶一下，通通擺在面前。記得很清楚，在芝罘條約簽字後八年（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了。戰爭的主因，是爲安南問題。安南爲中國二千年來的屬國，法國想併吞它，大觸清廷之怒，依照主戰派，如左宗棠彭玉麟等的意見，採用武力對付，於是戰禍重開。當時海戰在台灣海峽，陸戰在安南境內諒山。關於前者，因軍心憤激，曾大敗法軍於基隆港，此後，數萬兵士屢次要求正式作戰，清廷不許，以致坐待敵人襲擊，歸於失敗。關於後者，我軍在諒山方面，起初是失敗的！後由老將馮子材——一個七十歲的老頭子，不，由我看，應該說是一個七十

歲的小兄弟——帕首持矛出戰，激起抗敵的精神，士氣大振，收回許多失地；同時，雲貴總督岑毓英的部下又打勝仗；在這種情形之下，安南兵也樂於響應了，大有長驅直下戰勝一切之勢。誰說軍事技術落後的民族，不能抗禦武器犀利的敵人呢？不料前線正節節勝利，而主和派的李鴻章反在天津與法國媾和（一八八五年中法媾和條約），白白的把安南送掉。這是打勝仗失落屬的醜史。其次，在中法戰爭的時候，英國也從印度伸出一隻魔手來，把我們的藩屬——緬甸抓去了。英帝國主義利用機會抓去一個緬甸，本不足奇，但我國政府一聲不響，甚至在事後很乖乖的在條約上承認「既成事實」（一八八六年中英協約），把緬甸的最高主權讓給英國，自己只要敷衍面子，規定緬甸向中國十年一貢，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安南拋棄了，緬甸也送給人家了，介在安南緬甸間的暹羅，在英法劫持之

下，到一八九三年又把向中國入貢的老例廢止了。這自然不是主張要這些藩屬永遠捆在中國的褲帶上，不能分離；我不過指出這些藩屬——安南、緬甸、暹羅——好像中國的手足，手足被人家砍去，腹心就放在敵人的俎上了。這證明什麼呢？證明清廷在「安內」（？）以後，仍沒有「攘外」，也決不肯「攘外」。推開窗戶說亮話，倒不如說是「媚外」更恰當哩！因為清廷不斷的「喪權辱國」，當然「內」不能「安」；要「安內」，必須借重「外力」；所以到後來，清廷就拜倒在「洋大人」的膝下了。從另一方面去看，在英法聯軍縱火燒毀圓明園的時候，看見清廷逃避一空，英國額爾金（Lord Elgin）——香港總督，燒毀圓明園的主謀者——曾謂北京政府已無立國資格，有「以洪秀全易中國皇統」的提議（當時俄國不贊成）；可是到了北京條約簽字以後，「洋大人」也不願拋棄這個「好乖

乖」；就回過頭來，幫助清廷削平「內亂」，清廷越馴伏，「洋大人」就越要維持清廷。這兩個中華民族的內外敵人（洋大人與清廷），差不多成了狼狽相依的局面。我國還能夠希望清廷「攘外」嗎？」

老頭子講到尾上一段話，頗有一點「興奮」。平東與醒華聽了，似乎每個細胞，每個血球，每個神經末梢，都在「燃燒」。他倆知道講話過多的老頭子，須要休息，所以一齊起身，說一聲「謝謝」，便離開馬家了。

第四章 東方的黑花臉上了台

醒華同平東從馬家出來，一壁走，一壁談，都覺得今天的結果圓滿。老頭子的見解，不僅醒華從初中歷史教科書裏翻不到，就是平東從大學講座上也聽不着。染了『歷史癖』的醒華主張『趁熱打鐵』，繼續往前研究。平東雖說比醒華多懂得一點，然也相信把舊課重新整理一下，是一定有新收穫的。

愛好朋友的醒華，邀平東到家裏吃晚飯，順便商量今後研究的題目，平東沒有拒絕。

飯後，醒華翻過幾頁書，即向平東說：依照歷史順序，目前應該是研

究『中日戰爭』（甲午之役）的時候了。平東表示同意，但主張多拉幾個人來參加討論，不宜始終停滯在兩三人漫談的形式上。

平東的主張，醒華也是同意的，於是兩人立刻商定一個名單，有幾個是醒華的同學，其餘都是平東的朋友。

『地點與時間呢？』醒華問。

『時間要快一點，最好是後天——星期日下午，我們就假定這個星期日下午吧！地點，你這裏也可以。不過，如果要這些朋友聽聽老頭子的意見，我們可否借用馬家的客廳，並請老頭子做指導者。』這是平東的回答。

『我想：老頭子是高興幫助我們的。』醒華說，『讓我明天去徵求他的同意。但在未得到同意之前，我們今天通知朋友，祇說到我這裏見面就』

夠了。你說是不是？」

『應該這樣說。』平東一壁點頭一壁講，『可是要討論有圓滿的結果，而又不浪費時間，那就必須有充分的準備。醒華，我希望你準備一下，在後天正式討論之前，你來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報告。』

醒華爲研究的興趣所吸引，也不推辭。兩人在分手以後，便各做自己所擔任的工作。

時間是過得飛快的，到了星期日下午，平東醒華與被邀來的八個朋友，都站立在馬家的客廳之上。平東一個一個的向老頭子介紹以後，大家推平東擔任主席。接着，平東被醒華拉到大餐桌靠門口的一端坐下，老頭子坐在大餐桌的另一端，與平東對面；其餘九個人，連醒華在內，則分坐於大餐桌的兩側。

首先開口的，自然是平東，他以主席的資格，宣佈今日討論的題目是中日戰爭的原因與結果；並向大家建議，擬推醒華作報告，等聽完報告後，大家針對報告發言；這樣，可以節省許多時間。醒華的朋友——國權，大江，楚俠三人滿口贊成；平東的朋友——卓君，憎右知道醒華能夠勝任，也點頭附議。只有海雲，知方（都是平東的朋友）與醒華係初次會面，看見他年紀很小，又僅僅從初中畢業，恐怕他對這個大題目『吃不消』，故保持沉默態度，然因贊成者已過半數，也未講什麼。

醒華在一陣鼓掌聲中站起來了，大家的目光都射在這個十七歲的青年身上，聽他開始報告。

『主席！諸位朋友！熱心指導我們的「活祖宗」！在目前中日關係萬分緊張的時候，在我們要決定「戰」與「降」的時候，大家抽一點時間來

研究四十多年前的中日戰爭，當然是極有意義的事。不過，我個人對於歷史向來是「門外漢」，近幾天偶然翻了一兩本歷史書，也說不上什麼心得。現在祇能夠把自己的「一知半解」，老實講出來，請諸位指教。因為要聽諸位的高見，所以不惜「拋磚引玉」。……」

『不要客氣！』平東用很低的音調插了這一句。事實上正因為醒華很客氣，連開頭瞧不起他的海雲與知方也高興聽下去了。

『依照主席所宣佈的題目，』醒華繼續報告，『我的報告分二部分：一是中日戰爭的原因，二是中日戰爭的結果。』

『先從中日戰爭的原因說起。根據史料，應該認為一八九四年朝鮮東學黨之亂，乃中日戰爭的導火線。我們知道：東學黨是以急進的紳士地主為中心的反朝鮮政府的組織，創始人為崔福成，以「發揚東學，明人倫，

誅污吏，匡秕政，救生民」爲宗旨。日本的天祐俠團是扶助東學黨鬧事的，以致亂子越鬧越大，朝鮮政府不得已向中國求援，於是有中國出兵朝鮮之事。同時，日本亦利用機會，派重兵到朝鮮。不久，東學黨之亂平了，中國照會日本共同撤兵，日本不允，且向中國提出對韓共同改革案，主張中日兩國設委員於韓京，管理財政、吏治、兵警以及一切事業，中國又始終不同意日本的提案。在雙方進行交涉的時候，日本就決定蠻幹到底，強迫朝鮮政府廢棄中韓歷年締結的一切條約，並託日本驅逐中國在朝鮮境內的駐軍。到了日本的艦隊在豐島擊沉了中國的軍艦以後，中日兩國便以兵戎相見了。日本爲什麼要這樣蠻幹到底呢？目的很簡單，就是想一口把朝鮮吞下去。

「所謂「導火線」自然祇是近因。如果說到遠因，話頭就更長了。在

這裏，無須回溯到一八八四年的朝鮮金朴之亂與次年的中日天津條約，無須回溯到一八八二年的朝鮮兵士暴動與日韓濟物浦條約，更無須回溯到一八七五年的江華事變與日韓江華條約，總之一句話，日本覬覦朝鮮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它利用一切機會，想使朝鮮脫離中國而獨立，不，想使朝鮮脫離中國，投到日本的懷抱中，由日本用鎖練把朝鮮鎖住。更明白些說，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已走上資本主義之路，爲滿足資本主義的要求起見，不能不向外發展，不能不向弱小民族進攻，所以它在吞併琉球以後，便把貪婪的目光移到相距咫尺的朝鮮半島。剛巧，朝鮮在那時候，跳不出中國的巴掌心。所以，日本要奪取朝鮮爲殖民地，就非打擊中國不可。這不是我憑空推測之詞，有日本人的口供爲證。口供是什麼？口供就是一八九四年六月（中日戰爭的前夜）日本國民之友上的一段話：

妨礙我（指日本）與國之大業的是誰呢？不用說，目前最大的障礙物就是中國，……在朝鮮半島，用國家的權力，與我國作生死鬥爭的，不就是中國政府麼？在一切方面，阻擋我國擴張的前途的，就是中國。如果打算建設大日本的話，那麼，我外交上的深憂大患，並不在歐美而在中國。

『無論我們的「友邦」，在口頭上講得多麼甜蜜，像什麼「同文同種」啦，「共存共榮」啦，使我們聽厭了，然而向中國身上開刀的就是它，所謂「大日本」是在宰割中國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

『如果我沒有把事實記錯，就應該說：中日戰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日本資本主義作怪！——這是報告的第一部分。』

醒華一口氣講到這裏，國權大江楚俠都把眼睛望着他，好像有幾分驚異。

『其次，中日戰爭的結果，』醒華停頓了一會又繼續報告，『說起來，真夠痛心！攏統的講一句，這次戰爭把中日兩國的命運決定了，或者更正確一點說，這次戰爭把中日兩國四十年來的命運決定了。不錯，在中日戰爭以前，我國也打過兩次敗仗：一是鴉片之役，一是英法聯軍之役。但那兩次，我國一點準備都沒有，臨時用自己的舊武器與人家的新武器對抗，結果，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這與其說是意外，無甯說是意中。自此以後，清廷便看出西洋人的本領，是「船堅砲利」，於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極盛一時。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同年李鴻章在上海及蘇州設製砲局，一八六五年曾國藩在上海設造船廠，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到一八八四年海軍也正式成立了，自然，陸軍也受到新式訓練了。從這些事實來看，可見到中日戰爭的時候，中國已準

備了二十多年。經過這樣的長期準備，反不能與扶桑三島上的小國打仗，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這真是把東亞古國的醜都丟光了。因爲如此，日本就成了「暴發戶」，一躍而爲強國，扶搖直上，跑到帝國主義的高峯。而中國却不幸得很，從地平綫上往下滾，一直滾到半殖民地的火坑裏去。

『是的，說了這一大堆，還未提到具體的結果。具體的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對於戰敗者的懲罰，那就是壓在四萬五千萬同胞身上的又一個大鎖鍊——即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簽訂的馬關條約，共有二十一款，主要者如下：

- 一、中國承認朝鮮爲獨立國。
- 二、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澎湖羣島與日本。
- 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四、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設立領事館。

五、自宜昌至重慶，自上海至蘇州杭州各航路，准日本汽船自由航行。

六、日本臣民得向中國內地購買及輸入各種貨物，有租棧存貨之權，並免除稅鈔及一切派徵費。

七、日本臣民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從事各種工業製造。

『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啊！從此朝鮮與中國分離了；割讓遼東半島，就斷送了黃海渤海的海權；割讓台灣與澎湖羣島，就斷送了南海的海權；賠款二萬萬兩，無異把中華民族的血液輸到日本人的身上，人家從此日肥而我們就從此日瘦了；可是最大的損失還是後面幾項，特別是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境內開辦工廠，這不僅把中國現有的手工業打得粉碎，並且使中國

未來的大工業無從抬頭，這麼一來，日本資本主義得到中國這塊肥美的地盤，自然蒸蒸日上。所以中日戰爭，從一方面看，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從另一方面看，又是日本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契機。我們自己呢？真該死！一切經濟命脈被人家牢牢的抓住，就算幸而不斷氣的話，也是要一天天乾癟起來的。

『說也奇怪，清廷當日簽訂這樣的賣國條約，在國內未遇到什麼抵抗，大多數的小百姓像睡在鼓裏一樣，不知道這回事，即使知道，在一盤散沙的狀態下，仍無由表示意見，而所謂「廷臣」（京官）也者，雖上書反對和議，却是微弱之音，沒有什麼效力。不料挺身而出，公開反對日本的，有俄法德三國，它們看見日本所得的贓物太多，有點眼紅，所以硬要日本把吞進口裏的遼東半島吐出來。日本受到國際的壓力，祇好聲明：

「日本帝國政府依俄法德三國政府友誼的忠告，願將遼東半島永久占有權全然拋棄」。這就是「三國干涉還遼」的插話。遼東半島退回了，中國又給日本三千萬兩銀子，「九退一還一」，依然是中國吃虧。中日戰爭的結果如此。——這是報告的第二部分。

『主席！我的報告大致完了，因為參考的史料不多，所以有些地方說得很簡略，甚至還有些更重要的地方沒有接觸到。希望大家補充、批評，並糾正錯誤！』

當醒華坐下的時候，卓君與憎右先鼓掌，接着大家都鼓掌。

鼓掌的聲音過去後，平東要求大家發表意見。

坐在醒華對面的海雲，立刻站起來說：『自中日戰爭我國失敗以後，許多人似乎失掉了「民族自信力」，拜倒於「洋大人」之前；提到日本就

「談虎色變」，總覺得中國的一切趕不上它，以致釀成所謂「恐日病」。如果照報告者所說，在目前要決定「戰」與「降」的話，那麼，我們非把過去中國失敗的真相弄明白不可。我們不怕失敗，我們祇怕不能從失敗中取得教訓。因此，我提議應該從中日戰爭的各方面——特別是軍事方面——來探究我國失敗的所以然。」

主席把海雲的提議向大家詢問，都贊成。知方且要求海雲先講話。

「從軍事方面考察，」海雲說，「中日兩國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戰的，但戰爭的第一幕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正式揭開，即所謂豐島海戰與牙山陸戰是也。戰爭到次年二月二十七日結束，計延長八個月之久。連豐島牙山兩役在內，共經六次戰爭。在豐島與牙山對壘的時候，中國軍隊本無作戰準備，臨陣即退，一開始就「觸霉頭」，自然影響全局。此外，夠得上

正式戰爭的祇有平壤、黃海、缸瓦寨、牛莊四役而已。陸戰以平壤之役爲最大，我軍扼守險要，敵軍從四面攻擊，慣用榴霰彈，爲我軍所沒有，以致平壤失守。黃海一役則爲海上大決戰，我國軍艦的速力與砲彈命中，都不及敵軍，而海軍士卒，又異常慌亂，進退失據，結果我國軍艦有四隻被打沉。以後北洋艦隊潛伏威海衛，不敢再出，黃海的海權全落到敵艦之手，大連旅順拱手授人，而威海衛也不能保了。缸瓦寨之役，馬玉崑的隊伍與敵軍相遇，我軍全勝，無一人死傷，爲開戰以來所僅有，敵軍受這次挫折，頗有戒心。但因全部戰綫不利，就是打一次勝仗，也不能挽回危局。牛莊之役，我軍陷入包圍中，曾作過激烈的街市戰，終歸失敗。於是遼東半島全被敵軍佔領了。日本既在北方獲勝，又另派艦隊，直趨澎湖羣島，一舉而掃蕩中國的南洋艦隊，於是我國在南海的海軍根據地也覆滅了。清廷整

軍經武二十多年，連榴霰彈也沒有，軍艦雖說從外國買了幾隻，然速度遠落在敵軍之後，可想見當時軍隊腐敗的一斑。照這樣的準備，莫說二十多年，就是兩百多年也沒有用處。這是中日戰爭時我國在軍事上的致命傷。」

『軍事上的弱點，我們是不否認的，』卓君接着站起來發言，『可是我們不能用純軍事的見地來估量中日戰爭，至少應該把軍事上的弱點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作聯系的考察。老實講，在封建十足的滿清政府下面，政治黑暗，經濟落後，決建設不起銅牆鐵壁的國防。不錯，當時日本在軍事上比我們稍占優勢，這自然是「明治維新」的結果之一，加以「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已走上資本主義之路，它急於向外侵略，又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所以過去的中日戰爭，敵勝我敗，與其說我國有軍事上的致命傷，倒不如說我國有政治經濟上的致命傷。正因為有政治經濟上的致命傷，所以

在宣戰之前，不能喚起全國抗敵的熱情，宣戰以後，當然更得不到廣大民衆的擁護，結果，祇由幾個懂文事不懂武備的官僚，指揮一部分缺乏訓練的隊伍上前綫。大家想想：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希望打勝仗嗎？」

『卓君的意見』平東以主席的資格講話，『與海雲的意見絲毫不衝突，也可說這兩種意見是並行不悖的。請諸位繼續發言吧！』

國權大江楚俠都把頭低下去，表示自己沒有意見。知方與憎右却要求馬家的老頭子發言。

『大家要我講』老頭子終於開口了，『我還是談談「掌故」吧！首先要聲明，關於醒華的報告以及海雲卓君兩位的補充，我是同意的，現在祇打算隨便講幾件「掌故」作爲大家參考的材料。

第一，諸位已經講到我國所以打敗仗，由於軍事與政治經濟各方面都

有弱點，這是不錯的。當時日本着着進逼，早有開戰的決心。而我國大權在握的李鴻章，以一身居政治、外交、軍事的衝要，却毫無確定的政策，始終希望外國公使出來調停，一直到豐島與牙山開火以後，才知道和局無望，才於倉卒之間準備應戰。到我國正式宣戰的時候，敵軍已占着上風了。官僚誤國之罪，是永遠寫在歷史上的。

第二，到了開火以後，依然不是全國之戰，而祇是一偶之戰，具體些說，就是拿直隸一省的軍力，抵禦日本全國的軍力。就海軍而論，當時有所謂北洋艦隊與南洋艦隊。黃海的大決戰，僅由北洋艦隊參加，而南洋艦隊則置身事外，甚至李鴻章在黃海戰敗後，請南洋艦隊與北洋殘艦合力禦敵，亦難得「軍機處」的同意。陸軍呢？湖南巡撫吳大澂的新軍，到第二年才到牛莊，那時候戰爭快要結束了。

第三，就這一隅之戰來觀察，有些地方簡直是「兒戲」。以平壤之役爲例吧，我軍祇知敵軍從平壤東南而來，沒有偵察到日兵從西北分道以襲我軍之後，及至「倭卒十餘人潛奔城下，以繩梯揉升，而我守軍竟不覺。」又如旅順之役，日兵至花園港，「以浮碼頭運砲馬登岸，甚艱阻，凡閱十二日始登畢，我海陸軍無過問者。」所有這些事實，詳見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這是不是鬧笑話。

第四，再專談海軍吧！我國兵船是從外國買來的，同一兵船上的大砲，大半由幾個國家的出品拚湊而成，而每門大砲又因製造的國家不同而管理之人亦異，在指揮上無法統一。如果管理某門大砲的外員告假，則其他外員不能代理職務，所以大砲雖設，是無人使用的。砲彈係中日戰爭前若干年所購買，是否夠用？是否因保管不宜而減少藥力？祇有「天曉

得」。甚至有人說，在開戰時，兵船上用細石子代火藥；又有人說，子彈大小多與砲徑不符。誰也想不到海軍腐敗到這步田地！更使人痛心的是兵船上的客卿專橫，在戰爭的緊急關頭，竟有某些外員要挾海軍提督丁汝昌投降日本之事。後來丁汝昌服毒自殺了，外員又假丁汝昌的名義作降書。這樣的海軍，還能打仗嗎？

第五，「武力必須與民衆結合」，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中國軍隊初進入朝鮮的時候，朝鮮的老百姓，爭獻酒漿，極表歡迎。後來，我們無紀律的兵士，在朝鮮奸淫擄掠，無所不至，自然使朝鮮的老百姓大失所望。沒有民衆支持的軍隊，就是器械精良也不能作戰。何況器械又很蹩腳呢？

第六，我國戰敗了，清廷「罪孽深重，禍延台灣」，台灣的民衆不肯做亡國奴，宣佈獨立自主，建設民主國，奉唐景崧（台灣巡撫）爲總統，

總算是不屈辱的表示。以後日軍到了，內部又起糾紛，唐景崧微服出走，而劉永福以孤軍抗戰，支持數月，急電沿海各督撫求助，無一應者。結果，也不能挽回台灣的命運。然而劉永福真是一個千古不朽的民族英雄，這是我們應該牢記着的。

總之：中日戰爭一方面使中國的地位墮落，另一方面却使中國的士大夫覺醒。我們受了這次血的教訓，深深知道：要抵禦外侮，不能單單靠着「船堅砲利」，至少已明白「現代的國防」與「現代的政治」是分不開來的。所以中日戰爭以後，我國的「維新運動」也接踵而起。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的話就此「帶住」吧！」

大家聽了老頭子這段「掌故」，認為是在尋常書本上所找不到的史料，都感到非常滿足。平東就在這樣非常滿足的空氣中，宣佈討論中止。

第五章 侵略者的天羅地網

醒華研究了中日戰爭之後，『歷史癖』已越染越深，自然要繼續下去。同時，他從上次的討論中，感覺到『集體研究』的成績，遠比個人的「暗中摸索」好，所以，主張今後仍採「集體研究」的形式。可是，應該討論什麼題目，他不能單獨決定，只得去找平東商量。

平東一見醒華，就知道這個小弟弟的來意，立刻同他商量題目。究竟什麼題目適當呢？在平東也頗費躊躇，當他躊躇的時候，忽然記起沙發諾夫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所說的話：『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在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道路上一個很大的轉換點』。於是向醒華說：

『我們要決定什麼題目，就必須明白中國在中日戰爭後所處的地位。你在上次報告中，曾說到「三國干涉還遼」的插話。俄國法國德國出面替我們打不平，難道是抑強扶弱嗎？不是的，它們一方面不願意日本搶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藉此向中國「索謝」。所以在馬關條約締結之後，俄國首先向中國進逼，接着，德國也來了，法國又在我們的痛肉上加刀，英國與日本當然不肯放鬆一步。於是這一大夥強盜，各在中國的領土內，劃定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如俄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都在中國選定一省或數省，認爲自己的地盤，不許別國染指，這簡直是變相的瓜分。美國呢？因爲來遲了，無處插足，只得獨唱響亮的調子，那就是所謂「門戶開放政策」（Open-Door Policy）了。你看，情形如此複雜，似乎不容易決定一個籠罩全面的題目。』

「我們最主要的是了解事實，有無適當題目？倒是次要的事情。」醒華聽了平東一篇話以後，來了這幾句。

「那麼，我們索興不要總題目，叫國權大江楚俠……那些傢伙，每人準備一個小題目的報告，好不好？」

「好極了！」醒華回答「這比上次由我一個人作報告強得多。大家都

有事做，興趣當更濃厚。」

平東立刻與醒華決定各個小題目的報告人，分別通知他們，從事準備，討論時間是星期六午後，地點假定在平東的書齋。

一轉瞬間，星期六到了，擔任報告的幾個人都興高采烈的准時出席。僅卓君因有別種工作要做，故未來。開會時，主席依然是東道主平東。

「我們開始吧！」平東說，「依照預定次序，請憎右先報告俄國在華

的勢力範圍。」

以下是憎右的報告：

『「勢力範圍」這幾個字，是歐洲帝國主義在非洲所用的名詞，它們想宰割非洲，同時又不願彼此間發生衝突，故劃定勢力範圍，標明「物各有主」，這是瓜分的第一步。帝國主義預備把宰割非洲的經驗，應用到中國來，所以也來玩這一套。現在就從俄國說起吧。俄國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顯然是替自己打算，這是不用說的。怎樣下手呢？它知道中國要付日本賠款，非借債不可，於是把自己從法國所借得的債款，撥出一部分轉借中國，使中國變為俄國的債務人。這是一八九五年的事。次年俄皇尼古拉第二行加冕禮，要求我國派李鴻章前往祝賀。李抵莫斯科後，即簽定中俄密約，在形式上是一種對日軍事同盟，在實質上却造成俄國侵略滿洲的根據。然而我們的損失並不止此。到一八九七年，俄國以德國佔領膠洲灣為口實（這件事留待另一位報告），就命西伯利亞艦隊駛入旅順口，要

求租借旅順大連二港及從哈爾濱至旅大的鐵路建築權，結果也由李鴻章簽訂旅順大連租借條約。李鴻章爲什麼這樣「慷慨」呢？內中秘密，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已從沙皇的外交檔案中揭穿了，這種真憑實據，證明李鴻章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俄國的賄賂——五十萬兩，一點不差，恰恰是五十萬兩，由俄國蒲克趣洛夫親手交付。這不祇是「官僚誤國」，而是百分之百的「官僚賣國」了。我相信：假使各國革命都成功的話，一定要發見更多的證據，證明過去經手簽訂一切不平等條約（從南京條約起）的官僚都是賣國的漢奸。不過，俄國控制了滿洲，奪到了旅大，還不能填飽慾壑，又把它的魔手伸到華北，來搶京漢（平漢）路與正太路的建築權。這麼一來，就引起英國的反對了。由英俄衝突而成立的妥協案——英俄協定（一八九九年），規定揚子江流域爲英國的鐵路建築範圍，長城以北爲俄國的鐵路建築範圍，彼此互不侵犯。從此時起，滿蒙就劃定在俄國的勢力範圍之內了。」

說：

繼憎右之後而起來報告的國權，題目是：德國在華的勢力範圍，他

「德國走上資本主義之路較遲，它到東方來也在別國之後。大家知道：「三國干涉遼遼」德國是跟在俄國的尾巴後面參加的。但是，事後，俄國向中國「索謝」，却祇與法國勾結，而把德國一脚踢開，這在德國是應該氣憤的。然而聰明的侵略者，決不這樣狹隘，反向俄國獻殷勤，願先佔領膠州灣以爲俄國搶奪旅順的口實，這是憎右已經提到的。在德國決定佔領膠州灣的時候，那些受上帝使命來華傳教的德國牧師，彷彿也知道爲德帝國主義的利益起見，自己死在山東比死在任何地方都有價值，這樣就在一八九七年冬天發生了山東曹州府鉅野縣的教案。打死德國牧師的本是中國人，我很疑心這裏面有「馬克」作用。不然的話，那有這樣湊巧的事呢？教案發生了，柏林政府即派軍艦四艘佔領膠州灣。第二年，清廷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與德國簽訂膠州灣租借條約，（一）將膠州灣水

面與內外羣島租給德國九十九年；（二）德國得在租借區域內建築砲台及行使主權；（三）中國准德國建築自膠州灣至濟南的鐵路；（四）德商有開採鐵路附近三十里以內鑛產之權。這即是說，整個山東省已屬於德國的勢力範圍了。不久，德國又宣布膠州灣租借地爲「膠州灣保護領」，你們看，侵略者的眼光中還有中國嗎？不過，當時起來防止德國的又是英國，據一八九八年的英德協定，一方面允許天津至山東南境的鐵路由德國建築，同時又規定從山東南境至鎮江的鐵路則由英國建築。這些強盜是在中國領土內任意分贓的啊！」

『現在要請大江報告法國在華的勢力範圍。』平東說了這一句，於是大江就起來報告以下的一段話：

『法帝國主義是我們的「老主顧」，這是大家知道的。正因爲它是「老主顧」，所以它懂得怎樣「關照」我們。當中日戰爭的時候，它就利用機會向清廷要求簽訂中法邊界與陸路通商專約，一到馬關條約完成，所謂中法協約也如法泡製了。』

法國在這次條約中，把安南的領土擴張到湄公河上游東岸，且開思茅河口爲通商市場，同時，又獲得雲南兩廣的鑛山開採權與雲南的鐵路權。不久，法國更下手攫取福州船政局。根據這些事實，法蘭西小姐總算是「得意的」，這無妨說是「干涉還遼」所得的厚酬。不料正在「得意」的時候，英國紳士却向它「殺橫槍」，硬要把雲南四川兩省的一切權利由英法共同享受，這是一八九六年的英法協定所載明的。強盜遇到打劫之後，當然要再向我們打主意，這即是俗話說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看啊！它又拿着一把“Made in Paris”的大剪刀，從東方這隻馴羊身上剪下大批的羊毛。從此以後，海南島不得割讓與他國了，滇越鐵路由法國包辦了，廣州灣又租借九十九年了，甚至廣東廣西雲南也不許割讓與他國，換句話說，假使要割讓，祇有法國這個「老主顧」才有資格來接收。這便是法國在中國西南的勢力範圍。哎喲！這剪刀剪下來的，不僅是羊毛，連羊尾巴都剪掉了，不，連羊腿子都剪掉了。」

大江的詞鋒，引起大家不約而同的笑起來。平東說，「請大家不要笑吧！這不是笑的資料而是哭的資料啊！」

依照次序，由楚俠報告英國在華的勢力範圍。楚俠是他們中間唯一的女性，是醒華的同班，年紀也與醒華不相上下，平素「沉默寡言」，但做起報告來，却很扼要而有條理。她在大家鼓掌之餘開口了。

「剛才有一位提到英國紳士，據我看，與其說是衣冠楚楚的紳士，倒不如說是爪牙犀利的猛虎，更恰當些。這隻「虎」跑到中國以後，大肆咆哮，在北方與帝俄的「熊」衝突，已經講過，在山東與德國的「豹」衝突，已經講過，在西南與法國的「獅」衝突，也已經講過。爲節省時間起見，我不必嚙嚙。祇要大家想一想：一隻盤據中國境內多年的「虎」，看見「熊」「豹」「獅」都有了勢力範圍，它還能制止貪慾嗎？所以到一八九八年二月，英國便單刀直入的向清廷提出

要求：（一）揚子江沿岸各省的土地不得租借與他國；（二）開放內河，（三）開長沙爲通商口岸，（四）中國總稅務司永久聘用英國人。清廷在「虎」的面前，自然是一切「遵辦」。但這些還不够。它以俄租旅順危害中國安全爲理由，強迫清廷締結租借威海衛條約；同樣，又以法租廣州灣危害香港安全爲理由，強迫清廷締結租借九龍條約；在中國建立這兩個海軍根據地，照英國的眼光看，一定不至「危害中國」吧！但這些仍不够。它又揮其資本主義的利爪，抓住山西河南的採鑛權，抓住長江流域以及關外的鐵路權。它在華的勢力範圍，據英國某外交次長在下院的報告，是整個揚子江流域，包括雲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浙江十省。像這樣兇惡，我們還承認它是紳士嗎？」

楚俠報告完後，又聽到一陣鼓掌聲。

這時候，平東望了海雲一下，海雲已明白現在應該由自己報告。他即以不慌不忙的態度發言。

『我的題目是日本在華的勢力範圍。大家知道：在中日戰爭結束不久的時候，情形是與現在大不相同的。假使說，英國是一隻猛虎，那麼，日本在當時至多祇能看做一隻「惡狗」吧了。這隻「惡狗」，咬了中國一口，很想趁機會把遼東半島吞下去，然而在「熊」「獅」「豹」的威脅之下，很乖順的把吞到口裏的遼東半島吐出來。據此一端而論，便可想見「惡狗」的勢力是有限的了。不過，羣獸都向中國搶東西吃，「惡狗」也應該分得一塊骨頭。所以到一八九八年，日本以福建與台灣相接為理由，要求中國聲明福建省與沿海一帶永不租借或割讓與他國。似乎日本祇認定福建為勢力範圍。這與現在比起來，總算是客氣而又客氣的。』

最後臨到知方了，題目是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他的報告如下：

『美國的外交家是向來會說漂亮話的。他們看見中國的地盤被各帝國主義搶光了，自己連骨頭都弄不到手，只好以另一種武器來應付，這種武器就叫做「門戶開放政策」。在一八九九年由國務卿海伊（Hay）向與中國有關係的各國發出開

放中國門戶的宣言，希望各國承認三個條件：第一，各國於中國所得的利益範圍或租借區域或別項既得權利，互不相干涉；第二，各國範圍的各港，無論對於何國入港商品，皆遵中國現行海關稅率抽稅，並由中國政府徵收；第三，各國範圍內的各港，對於他國入港船舶，不課本國船舶以上的入港稅，各國範圍內各鐵路對於他國貨物，不課本國貨物以上的運費。很明白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主要的意義是打破各國的勢力範圍，是使美國商品得向全中國暢銷。這雖使有勢力範圍的各國不大痛快，然在矛盾對立的場合，各國也只得大家贊成。從此美國又同那羣強盜一樣到中國來打劫了。漂亮的詞句，仍掩飾不住強盜的本質。」

預定的報告已經完了，平東向大家詢問，有無其他報告？當時，醒華應聲而起。

「我沒有什麼報告，祇想補充一件事實，就是：意大利看見各國搶得大批賊物，它也向中國要求租借三門灣（在浙江海岸），以為意大利的海軍

根據地。這是英帝國主義所不許可的（浙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清廷得到英國撐腰，所以把意大利的要求，置之不理。意大利怎樣呢？當時沒有現在這樣兇，不理它，只好罷手。甚至意大利公使所發的最後通牒，也由羅馬政府撤回。這本是一件小事，值不得作報告，祇要提到就夠了。」

平東又繼續問，『還有補充的報告嗎？』

『沒有了』憎右答，『請你作結論！』

『大家報告得很詳細』平東說，『用不到什麼結論。不過，這一大羣強盜，都在中日戰爭以後，加緊向中國搶掠，固然是由於各國資本主義的向前發展，需要殖民地來滿足，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清廷的無能，一天天暴露，「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句成語，說得真不錯。這是第一。其次，在中日戰爭以前，強盜向中國搶掠，無論單

獨的幹，或是結夥而來，強盜們中間沒有什麼衝突。一到中日戰爭以後，他們中間的衝突就開始發生了，這是有幾位在報告裏講到的。我們不要否認這種衝突，同時也不要誇大這種衝突，因為這種衝突在犧牲中國的基礎上仍可得到妥協的。英俄協定英德協定英法協定都是證據。第三，到中日戰爭這一役止，清廷還有勇氣與帝國主義作戰，這即是說，到了下不去的時候，總要硬幹一下。可是中日戰爭失敗，清廷的勇氣完全消逝了，帝國主義要什麼就給什麼，甘心做「洋大人」的孝子順孫，甚至如李鴻章之流，得了五十萬兩，就俯首貼耳的簽訂賣國條約。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自然，官僚賣國可以發財，滿清皇帝也可以「小朝廷」自慰，最倒霉的是小百姓，在帝國主義與滿清雙重壓迫與剝削之下，一步步陷入火坑，他們怎樣才可以自救呢？這是歷史先生給我們的課題。」

「主席！」醒華站起來喊，「請把這個課題留待下次討論吧！」

大家同意醒華的提議，主席平東當然不反對，這次「集體研究」就在這時結束了。關於下次討論什麼？怎樣討論？大家委托平東與醒華共同設計。

第六章 又一次首都淪陷

「我們怎樣設計呢？」平東受了大家的委托，與醒華商量以後繼續研究的問題。

「我們要拉更多的人參加，我們要使參加的人大大的驚異。」這是醒華回答平東的第一句話。

「那麼，我們在九月七日來一次大規模的紀念會，把三十六年前的痛史——庚子聯軍之役——向聽衆報告，好不好？」

「好極了！我們一定要這樣幹。」

於是兩個人很細心的決定了地點，決定了時間，決定了紀念的程序，

決定了那幾個人作報告。

『怎樣徵集聽衆呢？』醒華又提出了一個實際問題。

平東思索了一會，就對醒華說：『前兩次參加「集體研究」的人，連我們自己在內，不是已經有了九個嗎？假定每個人設法拉十個人到會，那就差不多有了一百人。只要大家努力，我想：聽衆是不會成問題的。』

『我們就這樣分途通知吧！告訴他們：每個人至少要拉十個人到會。』醒華立刻表示贊成，並附加『至少』兩字。

到了九月七日，一切都佈置就緒了。開會時間本是早上九點鐘，但在八點三十分鐘的時候，一個可容一百五六十人的大廳，已經塞得滿滿了。

主席台上公佈的開會程序是這樣：（一）宣布開會。（二）推定主席團。（三）唱九七紀念歌。（四）報告：（A）義和團暴動的背景，（B）

八國聯軍入京與列強的衝突，（C）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其影響。（五）臨時演說。（六）臨時動議。（七）宣布閉會。

宣布開會者是平東，說得很簡要，大致是：『辛丑條約——最大的不平等條約——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第二年（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簽訂的。九月七日是我們的一個國恥紀念日。我們要洗刷這次國恥，不可不明白這次國恥的由來，它的經過怎樣？它給我們一些什麼教訓？……現在依照開會程序，請大家推定主席團。……』

結果，推定主席團七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平東也是主席團之一。主席團就座後，由楚俠接洽的某校女生十二人，起立唱『九七紀念歌』。

x

x

x

鴉片戰敗，我國削弱。

錦繡河山，被帝國主義者踏破。

傳教、通商、割地、賠款、劃定勢力圈、明搶暗奪。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九十年來受宰割。

最難忘：

八國聯軍陷首都，

四萬五千萬同胞身上，又加了一個大枷鎖。

到現在，國亡無日，

誰不願做奴隸，誰就應該自覺！

來來來，喚起全民族聯合！

進進進，廢除不平等條約！

樹起民族革命之旗！

扯破世界黑暗之幕！

x

x

x

這種沉痛而又洪亮的歌聲，把全體聽衆的心弦都震動了，有些人鼓掌，有些人歡呼，更有些人狂躍。

不一刻兒，鼓掌、歡呼、狂躍的聲音，都過去了。醒華跳到主席台上作報告。有些聽衆，看見他是一個小孩子，暗地懷疑着，生怕他講不出什麼道理來。然而醒華，這個年紀剛剛十七歲的醒華，却旁若無人的弄其『懸河之舌』了。

『主席！諸位前輩！諸位兄弟姊妹們！』醒華開始報告，『我的題目是義和團暴動的背景，就是要說明義和團暴動是在什麼環境下發生的。大家剛才從「九七紀念歌」中，不是聽到「鴉片戰敗」四個字嗎？是的，在

義和團暴動以前，我國的「國恥」確實從鴉片戰敗開端；不久，英法聯軍又攻破北京城；到了甲午之役，東洋鬼子更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在甲午（一八九四年）以後，西方的強盜與東方的強盜都在中國境內盤據起來，這裏是強盜的「勢力圈」，那裏也是強盜的「勢力圈」；可憐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從那時起，便在強盜們的天羅地網中翻筋斗，結果，翻來翻去，就算撞得焦頭爛額，依然尋不到出路！不錯，中國的上層士大夫如康有爲梁啟超之流，被中日戰爭的礮聲震醒之後，曾演過一齣「戊戌維新」的趣劇；他們很想藉光緒皇帝的力量來一次「從上而下」的改革。可是沒有廣大的羣衆支持，幾個上層士大夫，決不能與反對維新的守舊派對抗。當時以慈禧太后爲中心的守舊派，就立刻反攻。那些開明的士大夫，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這齣趣劇便算收場。而中國的封建勢力越發在政治

舞台上作怪，就越發向帝國主義投降，因此，帝國主義在中國就越發飛揚跋扈。所以臨到義和團暴動的前夕，我國的「入超」一年年擴大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廠一年年增多了，由外資建築的新式交通——鐵路一年年延長了，由外資開採的煤鐵鑛一年年深入了，同時，抓住我們經濟命脈的外國銀行，也在我國各通商口岸像惡獸一樣的張開血口了，還有，壓在四萬五千萬同胞頭上的外債，像金字塔一樣的外債，不僅還不清，而且一年年高築起來了。大家想想：在這種悲慘的情形下面，我國的下層民衆，特別是走進火坑的農民，從什麼地方找出路呢？狗受逼祇有跳牆，人受逼祇有反叛，這是義和團暴動的原因，這是義和團暴動以「滅洋」爲口號的原因。

『義和團是什麼呢？義和團是由「義和拳」得名的，起初是一種演習

拳棒的集團，後來成爲北方幾省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及一切勞苦羣衆的祕密組織，據說是「會黨」之類。依照「會黨」的舊觀念，原以「反清復明」爲宗旨；因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便改爲「反清滅洋」。「滅洋」二字在當時是特別受歡迎的，於是人數越集越多，形成一種不可侮的勢力。他們宣傳可用符咒制止礮火，藉神力征服洋兵，這本是一種胡說。不料這種胡說，在落後的中國，偏有人相信。加上，慈禧太后與各王公，怕這種勢力對清廷有害，就鼓勵他們「排外」，以消滅其反政府的傾向。所以「反清滅洋」的口號又爲「扶清滅洋」所代替了。他們受清廷利用，從山東鬧到天津，從天津鬧到北京，殺洋人，燒教堂，毀電線，那些依靠「洋教」以魚肉鄉里的「二毛子」，也受了池魚之殃。……所以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一口咬定這些義和團是「匪」，從而我國的某些「歷史家」，也吠影

吠聲的叫義和團爲「拳匪」。(有一個聽衆在台下說，這是奴性十足的歷史家。另有一個聽衆說，這些歷史家都是二毛子。)義和團果真是「匪」嗎？不是！決不是！正確的講，它是反帝國主義的羣衆，它是在帝國主義蹂躪之下挺而走險的羣衆。假使義和團有很好的政治領導，假使義和團不受清廷利用陷入「盲目排外」的歧途，我敢說，這次暴動一定能夠給帝國主義以有力的打擊。可惜某些「歷史家」，親眼看見帝國主義蹂躪中國，胸中無半點「義憤」；反而掉過來，大罵反帝國主義的羣衆，甚至在這些羣衆的頭上，加上一頂大帽子——「匪」。這是否公平呢？我希望有「正義感」的人們，起來打破某些「歷史家」的斷案，起來替三十六年前那些反帝國主義的羣衆呼冤！」

醒華報告完了，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跳下主席台。他的母親——聽衆

之一——看見自己的兒子大受歡迎，也高興極了！

繼醒華之後，出席報告八國聯軍入京與列強的衝突的是卓君，他的話很扼要，大意是這樣：

「……義和團受清廷利用，陷入「盲目排外」的歧途，這是醒華提到的。結果，義和團在北京先後殺死了日本公使館書記與德國公使，並圍攻公使館。於是英俄德法美意奧日八國聯軍，由德國瓦德西 (Walderser) 統率，從大沽，天津，直入北京。義和團的符咒與神力，當然敵不住「洋槍隊」。因此，我國的首都——北京就落在聯軍的鐵蹄踐踏之下了。清廷那些寶貝，都逃到陝西去。而長江及沿海各省督撫，如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許應騷之流，都不肯「北上勤王」，反以正式公文通知上海領事團說：「無論北京形勢怎樣，我們幾省內的平和秩序與外人條約上的權利，是保

護不怠的。」這樣一來，領事團也樂得承認東南幾省爲「中立地帶」。人家攻進首都，而平時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相標榜的封建疆吏，卻對首都「守中立」，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有些聽衆笑起來）。

「可是鬧笑話最多的，自然是外國的「文明軍隊」。他們開口閉口罵義和團是「匪」。我們且看這些「勦匪」的「文明軍隊」，究竟文明到什麼程度？瓦德西自供說：「聯軍佔領北京之後，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中國此次所受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爲數必極大無疑。……又因搶劫所發生的強姦婦女，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亦極不少。」這是寫在瓦德西拳亂筆記上的，出於大強盜頭目的口，決不會是假的。現在，歐洲各國的圖書館博物館裏，不是裝滿了中國的圖書與古物麼？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庚子年從北京搶去的。而藏在私家未露面的珍寶珠玉，更不

知有多少啊！當時俄國人報告日本人搶，英國人則說俄國人搶，俄國人又回答英國人搶，而德國人並不把這放在心上，毫不掩飾，如瓦德西的坦白承認，便是例子。到底義和團是「匪」呢？還是勦義和團的「文明軍隊」是匪呢？歷史先生已替我們下了公平的判斷了。……（聽衆鼓掌）

『這些披着「文明制服」的「國際匪徒」，不祇想把北京城搶得精光，並且想把整個中國瓜分完竣。俄國是先發制人的，趁着北京淪陷的時候，驅策十八萬大兵佔據東三省，想進一步衝入山海關。此外，如英、法、德、日，在中國有所謂「勢力範圍」的國家，都打算仿照宰割非洲的老例，在東亞硬幹起來。「瓜分中國」的主題，已排在議事日程之上。然而這個毒辣的陰謀，後來沒有實現，並非對中國有所畏忌，不敢瓜分，而是由於「國際匪徒」相互間有了不可調和的衝突。在「狗搶骨頭」的情形

下，無論如何也瓜分不下來。聯軍內部，英德儘管勾結一氣，力主瓜分。可是英俄是怒目相向的，它倆爲爭直隸（河北）的勢力範圍，幾乎要火併；英法也不調和，法國官兵在北京結隊游行時，曾喊出「打倒英國人」的口號，德國想奪取煙台，因日美預備干涉而中止；日俄在滿洲與朝鮮的仇視，種下了一九〇四——〇五年戰爭的禍根；美國更重申它的門戶開放政策，以與那些有勢力範圍的國家對峙。關於這一點，瓦德西看得很明白，所以他說：「……英國極不願意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日本方面對於德國據有山東，則認爲危險萬分。各國又對於英國壟斷長江，認爲勢難坐視。至於美國，更早已決定反對一切瓜分之舉。俄國如能獨佔滿洲，則對於他國實行瓜分中國，當不反對，然它却深信各國間必發生無限糾葛。」這一段話，便是當時中國免於瓜分的注釋。因此，中國就在各帝國

主義的矛盾中苟延殘喘到現在。有人說，這是中國的幸運。是的，逃脫這次瓜分，的確是幸運。不過我們的幸運，建立在敵人的矛盾上，也太可憐了！……」（聽衆報以熱烈的掌聲）。

這時，主席宣布請楚俠女士作第三個報告，題目是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其影響。這位報告者在聽衆歡迎中，跑上主席台，稍微等了一會兒，不慌不忙的開始報告：

「……帝國主義要瓜分中國，誠然引起許多矛盾；可是這些矛盾，並不妨害它們的「一致」。辛丑條約就是它們對中國所提出的一致要求啊！辛丑條約的主要項目是：

(一) 中國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攤還，到一九四〇年才能還清，連利息計算起來，總額將近十萬萬兩。這一筆鉅款是從中國民衆身上榨取出來

的，就是「中立地帶」的東南幾省也逃不掉被榨取的厄運。

(二) 中國劃定北京使館區域，全歸各國公使管理，且可駐屯衛兵，以致東交民巷變成「太上政府」。

(三) 中國將大沽礮台及有礙北京至海濱間交通的各礮台一律削平，而外國軍隊得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等處駐紮。這不僅自毀國防，並且引虎狼入室。

(四) 強迫中國政府消滅反帝運動，「懲兇」「謝罪」不必說了，同時，要對全國頒發上諭，永遠禁止人民加入「排外」的團體，停止「排外」的地方考試，各省大小官吏保護外人不力者，革職永不敘用。這即是說，中國的小百姓應該做「洋大人」的順民，中國的官僚應該養成崇拜「洋大人」的奴性。

我們只舉出這簡單的幾件事，便知道帝國主義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以及文化教育上，都是壓迫中國向半殖民地的道路開特別快車的。

有些糊塗蟲，看見辛丑條約沒有割讓領土的條文，以為這是帝國主義的「寬大」，那曉得我們的損失，比割讓領土要重若干倍哩！

『以上是辛丑條約的主要內容及其直接的影響。至於間接的影響也不可不略加估計。在這裏，無須說到因滿洲撤兵問題所引起的日俄戰爭，造成日本吞併朝鮮，侵入南滿的優勢；更無須說到英國乘日俄戰爭的機會，進兵西藏，把這個「祕密國」拉進大英紳士的勢力範圍；而應該牢牢記住的，却是清廷受了八國聯軍的打擊，越發乖乖的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而聰明的帝國主義看出這一點，也放心向中國投資，最重要的便是鐵路投資。所以有人說，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一年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競築鐵路的時期。誰多搶得一條鐵路，誰就多占到一點便宜。鐵路網，即是侵略網哩！這是第一。其次，在清廷努力消滅反帝運動的條件之下，中國已是

帝國主義的良好市場，這時候，各國對華都採緩進政策。爲什麼緩進呢？這是因爲帝國主義的特權已在各種不平等條約中，規定得很結實，很完備，以後祇須按圖索驥，用不着再啓衅端。所以「維持中國獨立」，「保全中國領土」以及什麼「對中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成了外交文書上最時髦的名詞。這些名詞，我們從日英新同盟條約（一九〇五年），日法協約（一九〇七年），日俄協約（一九〇七年），日美照會（一九〇八年）中都可見到。也許有人以爲這是中國的體面，其實，在我看來，祇有一種意義，就是：中國已逃過瓜分的危機，又進到共管的危機了。辛丑條約卽是各帝國主義共管中國的奠基石。所有這些間接的影響，對中國的打擊更大，說句老實話，這是一種「慢性的亡國症」，這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陰謀。——」

楚俠的話說完了，聽衆的掌聲繼之而起，特別是一般女性更替楚俠小姐捧場。

平東依照開會程序，請聽衆演說。

『主席』聽衆中的聲音，『請規定每人演說的時間。』

『每人三分鐘』，一個聽衆發言。

『三分鐘太少，應該改爲五分鐘。』又一個聽衆說。

主席以五分鐘付表決，無異議通過。

有一個大學生模樣的聽衆，立刻跑到主席台之上作簡短的演說：

『……聽了三位先生的報告，很滿意！我祇補充一點，剛才不是說到東南幾省對首都「守中立」麼？其實，這些督撫沒有「守中立」，他們是在維持和平秩序的美名下，保護外人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不許民衆起

來反帝。惠州的鄭士良，武漢的唐才常，不是他們砍掉的麼？爲什麼這樣？瓦德西已把內中的秘密揭穿了，他在拳亂筆記裏說：「我從總稅務司赫德（Hart）那裏，聽到英國方面確有接濟長江兩位督撫以鉅額金錢的事。」可見這些傢伙得了「黑心錢」，就坐視首都淪陷，不加援手。……」

「我是一個生意人，」第二個聽衆演說，「只曉得談生意經。清廷答應四萬五千萬兩的賠款，不，連利息將近十萬萬兩的賠款，是沒有「閒錢」支付的，要支付，就向民間加緊剝削。於是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弄得「在商言商」的生意人也叫苦連天。……假使留下這筆錢，提倡工業，我想：中國的局面一定不同。……後來，有些國家把賠款退還了，又指定用這筆錢派遣留學生，恕我說句粗鹵話，派遣留學生就是培養什麼親美派，親英派……這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呢？……」

第三個演說的聽衆，是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他說：「……今天第一次聽到義和團不是「匪」，我非常「開心」。……記得有一次我替人家排歷史教科書，關於庚子之役一章，這裏是「拳匪」，那裏也是「拳匪」，我氣極了，把「拳匪」兩字，通通改排「義民」兩字。……校對先生又依照原稿把「義民」兩字塗掉，……我更氣得頭腦發昏，以爲那些「高等華人」和我們這些粗人的看法不同。……我要向學生諸君提議，以後遇到叫義和團爲「拳匪」的教科書，應該不用它，不買它。……」

第四個演說的是趙教授，聽衆中的學生們是向來歡迎他的。他以莊重的態度與抑揚的聲調，發揮他的意見：

「……剛才楚俠女士提到「慢性的亡國症」這句話，從某方面去看是不錯的。但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沒有救。……我知道楚俠女士的意

思不是這樣，所以對這句話要作進一步的說明。是的，在辛丑條約簽字以後，曾有過帝國主義競築鐵路的時期，也可說是由「瓜分」進到「共管」。然而從另一方面去看，正因為帝國主義這樣毒辣，正因為清廷繼續投降，把中國弄得「一團糟」，所以「有志之士」都從睡夢裏醒過來，奔走革命以救中國。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同盟會成立於一九〇五年，便是最顯明的例證。我們應該認識：帝國主義的進攻與清廷官僚的賣國，彷彿像兩個車輪，推中國進到自由平等之路。由武昌起義所爆發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不是以鐵路問題爲導火線嗎？固然辛亥革命是流產了的，可是用革命的火焰，燒毀了一個封建十足的統治機關——清廷，總算前進了一步。只要大家努力的話，我相信，中國是有救的。……」

趙教授的一段演說，指出中國的前途，使聽衆的腦膜中沒有悲觀的幻

影，大家都鼓掌表示滿意。

主席以時間過久，宣布停止演說。接着，又問：『有何臨時動議？』於是有人主張：請政府廢除辛丑條約；又有人主張：搜集義和團史料，加以詳細研究，編印專冊；更有人主張：把庚款用作救亡運動的經費，停派留學生。……這些意見，都很順利的通過了。

主席正預備宣布散會的時候，忽然有人要求再唱一次『九七紀念歌』。歌聲停歇，大家就散會了。有些聽衆走到街上，口裏還哼着：

『……誰不願做奴隸，誰就應該自覺……』

第七章 木屐兒獨霸東亞

九七紀念會的成績，從平東與醒華看來，有幾分出於意外。一方面是到會的聽衆超過預期的人數；另一方面是有些聽衆在散會以後，已經自動的成立研究組，要求派人指導。這樣一來，不單是平東與醒華忙不開交，就是卓君海雲……那一些人也每天東跑西跑，沒有片刻閒暇。大家都感覺到：今後的『集體研究』再不能停留在幾個人的圈子內了。

根據事實的需要，平東與醒華被推爲負責者，與各方面接洽；例如某研究組要求派人參加，應該派什麼人去，以及研究的結果怎樣……都由平東醒華商量處理。

下面是知方的一份工作報告書。

平東醒華兩同志：

我照你們告訴的地點與時間，參加××街店員小組的討論會。計出席者十二人，內中有四人是在九月七日到過紀念會的。他們發言，都能觸及問題的中心，使我很滿意。但我對他們的解釋，是否沒有錯誤，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現在把討論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寫在這裏，請你們審查一下！倘有什麼錯誤，盼望指正！

順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知方謹上×月×日

星期日早上九點鐘剛敲過，約定的人已到齊。大家擠在放了兩個床鋪的前樓上。先開口的是我。因為到過九七紀念會的幾位，面孔是熟的，我

問他們，對那天的紀念會有什麼意見？於是討論便開始了。他們的「尊姓大名」我沒有「請教」，姑從缺，暫就發言的前後，以甲、乙、丙、丁、……代之，凡是我說的，則記以「知」字。

甲——那天趙教授說到辛亥革命，又說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清廷是賣國的，論理，在賣國政府被推翻以後，中國應該有轉機，何以還是一場糊塗呢？

知——我們經過辛亥革命，產生了「中華民國」。據說，中華民國本負有兩重歷史任務：一是打倒帝國主義，一是打倒封建王朝。可是在當時祇做到後一種任務——推翻清廷，而對前一種任務——打倒帝國主義，則抱妥協的態度。例如革命軍對外宣言承認清廷與各國所訂的條約爲有效，這即是說，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

乙——我常聽見人家說，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互相勾結的。辛亥革命既放棄打倒帝國主義的任務，那麼，與帝國主義同生共死的封建勢力，怎會被我們打倒呢？

知——你的話是對的，歷史的事實也證明你的話是對的。大家總知道：在清帝退位以後，我國的封建殭屍就透過袁世凱而復活起來。這個傢伙，不，這個野心家，把「臨時總統」騙到手，天天要求各友邦承認民國政府，甚至不惜喪權辱國以換得一紙承認的文書。爲什麼這樣呢？他以爲祇有得到各國承認，才好大借外債，才好利用外債以擊破南方的國民黨的革命勢力。

甲——袁世凱得到帝國主義的幫助而統一中國，不是把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清廷）取消得乾乾淨淨嗎？

知——正是如此，所以袁世凱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其實就是帝國主義統一中國，或者說是帝國主義扶植封建勢力的代理人統一中國。

丙——袁世凱統一了中國以後，是否與帝國主義翻臉呢？用時髦的話說，是否在「安內」以後進行「攘外」呢？

知——大家一想就明白，袁世凱做了帝國主義的「乾兒子」，還能得罪自己的「乾爹」嗎？

乙——希望袁世凱「攘外」，等於希望「老鼠」反對「貓兒」，那有這樣的事。

知——袁世凱不僅不肯「攘外」，並且進一步跑到「乾爹」的懷裏去。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西方帝國主義既捲入戰爭的漩渦，總算給我們以翻身的機會。袁世凱却放棄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而宣告中

立。這無異對一夥強盜說，你們放心，你們在中國的「贓物」，我是不會來動手的，等你們打完以後，我當原封不動的歸還。袁世凱宣告中立的真相，就是如此。那曉得中國人家看守「贓物」，有一個東方的強盜便「見財起心」……

丁——這無疑的是日本。

知——你猜測的一點不錯。日本，這個東方的黑花臉，向來就不會失過一次機會。它利用西方帝國主義火併，便向中國下手。袁世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宣告中立，日本即於八月十五日向德國發最後通牒，準備向青島進攻。在日本實行進攻的時候，甚至在日本軍隊由山東龍口登岸的時候，袁世凱又乖乖的劃萊州龍口及接近膠州灣附近地方爲交戰區域，讓日本的鐵騎，長驅直入，日本要怎樣，袁世凱總是逆來順受，沒有說過一個

「不」字。後來……

丁——後來怎麼樣？

知——後來，日本把青島攻下了，整個山東也落到日本的掌握中了。

假使中國預知日本要來搶青島——這種趨勢是必然的，祇有傻子才不知道

——應該先下手收回，使日本無所藉口；就算不能這樣幹，到日本實行破壞中國中立的時候，袁世凱也應該指揮全國的兵力，與東方強盜拚一下，使它知道中國的領土與主權是不好隨便侵犯的。比利時以一個小國尙且不屈服於德國的暴力之下；像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難道不能與東方強盜抵抗嗎？然而袁世凱總是馴伏、馴伏、第三個還是馴伏，馴伏得像羔羊一樣，讓日本的屠刀宰割，宰割一刀之後再來一刀。

丁——這個賣國賊真混蛋！

知——最大的混蛋還在後頭哩！袁世凱爲什麼這樣馴伏？因爲他別有野心，想趁歐洲殺得血水成河的時候，單獨與日本做買賣。中華民族的要求是獨立，他個人的要求是做皇帝，所以他把全民族的要求放到一邊，甘心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下，以求昇於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之上。聰明的東洋鬼看破袁世凱的心事，就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由日本公使日置益逕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不經外交部而逕向總統交涉，是違反國際慣例的——並且對袁世凱說：『日本朝野上下，都以爲貴大總統是排日的，常懷疑慮。如果貴大總統能答應這些要求，則日本很盼望貴大總統高陞。』袁世凱聽到「高陞」兩字，自然懂得日本的意思，是拿這些要求來做同意「自己做皇帝」的條件。於是在祕密中磋商了三個多月，日本等得不耐煩，到五月七日，就發最後通牒，到五月九日袁世凱又乖乖的命曹汝

霖簽字了。

二十一條的內容是這樣：

第一號

一、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二、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三、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四、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

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二、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項生意。

四、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商定。

五、中國政府，應允下開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意，然後辦理：（甲）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時；（乙）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課稅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六、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七、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劃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有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二、中國政府，允將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於該公司有影響，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一、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

一、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籌畫，

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如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辦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南昌湖州間各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六、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理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國協議。

七、允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宣教之權。

這二十一條，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血史上最橫暴的文書，如一一承認的話，等於宣告亡國。日本也知道這是不合理的，所以要袁世凱嚴守秘密，並聲明如果洩漏秘密，就當更索賠償。因為賣國的把戲，是不能見天日的。假使北京政府把二十一條明白宣布，則對內可取得全國的聲援，對外可引起各國的反對，日本縱然橫暴，也不能不有所顧忌了。可見凡是主張外交秘密的人，總有些不可對人言的黑幕吧！袁世凱裝模作樣的與外交部討論了一下，除第五號各條由日本自動放棄待以後協商外，其餘都一律答應。從此時起，山東斷送了，南滿洲與東部內蒙古斷送了，漢冶萍公司斷送了，全國沿岸港灣及島嶼也斷送了。由現在——一九三六年——看起來，或還有「彼善於此」的地方，然在當時，誰都認為袁世凱是天字第一號的賣國賊，是斷送領土與主權換得自己「高陞」的賣國賊。

乙——承認二十一條的袁世凱，「高陞」是「高陞」了，畢竟只做到「短命皇帝」，賣國賊似乎也沒有什麼好處。

戊——中外古今的賣國賊，誰都沒有好處，結果，只留下一個賣國賊的頭銜，讓萬世千秋唾罵。

甲——這是用不着說的。現在我要問：袁世凱死了以後，二十一條何以不取消？

知——東洋鬼也怕袁世凱一死，二十一條發生問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中國有一部分人主張追隨美國，對德絕交以至對德宣戰，顯然想借助美國來抵抗日本。中國人是聰明的，但日本人的聰明更在中國人之上。在中國還未對德宣告絕交之前，日本即向英俄法意四國接洽，要求各國保證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及北太平洋的德國各島嶼，以爲允

許中國參加協約國的條件。各國都先後同意。你們看，日本的外交是多麼的毒辣！中國正想借助美國，它便下手把英俄法意四國拉到自己旁邊。這證明什麼？證明被侵略者決不能從外交上討到便宜。日本把外交上的圈套佈置完備以後，又回頭來對中國玩花樣。

甲——玩什麼花樣呢？

知——這時候，日本對中國的態度變了，以前不准中國參戰，現在容許中國參戰，且對北京政府說：『你要參戰，借款與買軍械，有我供給。』儘管中國參戰是虛應故事、是所謂「宣而不戰」，而日本却「將計就計」，供給借款與軍械以助長中國的內戰，並從而取得種種便宜。據說，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兩年之內，日本借給北京政府的債款，總數近五萬萬元。借了人家的錢，當然要聽人家的話。所以，日本在濟順高徐鐵路借

款談判的時候（一九一八年秋天），要北京政府申明中國接受二十一是強迫的而是自願的，於是章宗祥這個小賣國賊，便依照日本的指示，寫了「欣然同意」的覆文，日本稱這次的覆文叫山東善後協定。這樣一來，中國連否認二十一條的口實（說是出於強迫的），都沒有了。明明是三年前被惡漢強姦，到三年之後，居然厚着臉皮笑嘻嘻的對惡漢說，那次不是你強姦而是我愛你，這真是無恥之尤。

甲——這樣說，袁世凱政府與清廷是一模一樣的，而袁世凱死後的北京政府，也是袁世凱的繼承人，完成了袁世凱的「賣國事業」。

乙——這又證明了封建勢力不打倒，我們就不能打倒帝國主義。

仰——是的，由清廷而袁世凱，而北洋餘孽，是一貫賣國的，這是封建政府必有的現象。但從另一方面去看，辛亥革命的熱血並沒有白流。仲

國在辛亥以後，總算從睡夢中覺醒了。以袁世凱那樣的專制魔王，畢竟敵不住反帝制的民衆勢力，結局，他的「皇帝夢」，被民衆的拳頭敲破了。在北洋餘孽掙扎的時代，西南方面以孫中山爲首領的護法政府，又起來與之對峙，這即是說，統一的中國已分裂爲兩個了。所有這些事實，證明中國仍在辛亥革命指示出來的方向前進。

丁——不過，這些賣國賊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乾兒」，使中國更降到半殖民地化的地位，也是不可挽救的損失。

知——說到這一點，也是痛心的。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向中國狼吞虎嚥，發了一筆「橫財」，有了這筆「橫財」做「資本」，居然以東亞的霸主自命，一躍而爲世界三強之一，使整個中國的命運，使四萬五千萬同胞的命運，都握在它的魔手之中。從此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一

天天「飛黃騰達」。我們呢？做了人家「飛黃騰達」的犧牲品。

丙——假使袁世凱當時與東方強盜拚一下，中國的命運是否不同呢？

知——假使袁世凱不打算做皇帝，以全國的武力抵抗侵略者，我想：

縱然沒有打勝仗的把握，至少也使日本碰一次硬釘子，至少也使日本的侵略計畫受到挫折。假使能夠這樣的話，那麼，二十一條就提不出來了，就算提出來，也不會「不戰而勝」了。俗語說得好：『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就算我們抵抗失敗，然而在日本也要累瘦一身肉。何況把四萬五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槍靶上，決不會失敗哩！袁世凱如果這樣幹，則中國的命運一定不同，那麼袁世凱自己的命運也跟着不同了。假使中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翻身，並且中國因袁世凱而得救，你們想：這對袁世凱是多麼光榮的事。可惜，賣國賊祇會幹賣國的勾當。……

戊——袁世凱不抵抗，所以中國遭殃，也可說我們放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來了，有些中國人專想等待大戰爆發的時候，我們再來顯身手，再來一鳴驚人，這種希望不會落空麼？

知——要這種希望不落空，必須不走袁世凱的舊路。本來，那些等待大戰爆發的中國人，大半有「逃避現實」的幻想，甚至可說含有某種欺騙作用。但我們要誠懇的告訴他，勸他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所吃過的苦頭，勸他根據歷史的教訓，決定目前應該幹什麼。懶人終日睡在床上，決沒有什麼「幸運」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的。

大家談到這裏，快打十二點鐘。他們都要吃飯，預備下午到商店去。我就與他們握手告別了。

第八章 睡獅從酣夢中醒了

平東與醒華處理了知方的工作報告以後，又得到一個印刷工人的來信，大意是說：他參加「一九七紀念會」的第三天，已約好幾個一塊做事的朋友，成立了研究組。關於「一九七紀念」是什麼一回事？他已經報告過並且討論過了。不料一經討論，朋友們都有濃厚的興趣，要求把「一九七」以後的情形，弄得一清二白。因此，請派一個人去幫幫忙。

平東醒華這幾個人，近來更一天天忙碌了，頗覺得人手不夠。對於上面來信的答覆是這樣：（一）把知方前次在店員小組討論的結果，印發一份，囑他們預先研究；（二）稍遲兩日再派大江去接頭。

大江這小子，肚皮裏有些「古怪」，派他去，倒不推辭，很願意去嘗試一下。不過，他怕對付不了，丟面子，要求在未去之前，請平東做他的顧問。這在平東是無理由拒絕的。

到期，大江與工友們會面了，那兒一共有八個人。據說，參加研究組的已有二十人以上，因房間容不下，所以大部分不能到；打算等今天討論之後，由這八個人再去與未到的人另行集合討論。這樣一來，今天討論的結果，就很快的傳佈到二十餘人之間了。大江聽了這種辦法，心裏暗笑着，自己是以「古怪」出名的，料不到他們的「古怪」更在自己之上。大江想到這裏，便認爲今日討論的方式應該改變一下；像前次知方在店員小組討論的時候，把羣衆看做學生，自己擺出老師的架子，是要不得的。所以，大江決定：參加羣衆討論，乃從羣衆學習，聽羣衆的意見，而不是板

着面孔致訓羣衆，或是把自己牢記着的材料，塞到羣衆的耳朵裏。於是大江對他們說：『我們開始討論吧，請大家提出問題，大家交換意見。我自己擔任記錄。假使我有什麼意見的話，也可貢獻給大家。——』

『我們是否要推定主席？』一個羣衆發言。

『當然要。我們前次不是有過主席嗎？』另一個羣衆回答。

這也是大江料不到的「古怪」。大家互推的結果，由那次在「九七紀念會」演說的阿蘭擔任主席。計討論了三個鐘頭，到討論終止的時候，大江的記錄也寫好了。記錄的全文如下：

×月×日午後八時討論會記錄。

出席人——甲，乙，丙，丁，戊，己，庚。

主席——阿蘭。

記錄——大江。

主席——我們應該先決定討論的範圍。

甲——請從大戰以後開始吧。

乙——從大戰結束起，到「九一八」前夜止。

主席以乙的意見付表決，無異議通過。

大江——我想：請大家在所決定的範圍內，提出三個問題……（一）

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二）華盛頓會議後的中國。（三）一九二五

——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來討論，或者說話比較方便些。大家覺得怎

衆無異議。

主席——那麼，我們就順次序討論吧。好在這些問題都是我們親眼見過的，也許還記得一點。最好有一個人先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的故事講一講，免得多費時間。

丙——請乙講，他那時候在報館裏排字，總記得清楚些。

乙——我也記得不大清楚。不過，……是的，那時候德國打敗了，中國是對德宣戰的國家，自然算是「戰勝國」之一。有許多人想，咱們這次叨光打勝仗，——其實是看人家打勝仗——一定可趁此出頭，彷彿巴黎和會要把中國的命運改變過來似的。加之，當時有一個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個和平條件，漂亮極了，我們幾乎相信威爾遜是中國的救星。所以北京政府派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等爲全權代表前往巴黎，向和會提出若干

條件。——

主席——是那些條件？

乙——那就記不清楚了。

大江——當時提出七個希望的條件：（一）廢棄勢力範圍，（二）撤退外國軍隊，（三）取消外國郵局與有線無線電報機關，（四）撤消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關稅自主；並且很客氣的說，這是希望的條件。

甲——沒有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嗎？

大江——沒有。

丙——二十一條呢？

大江——北京政府的代表起初也沒有提到。不過，我國留歐學生會組

織團體，推舉代表，探詢提案內容，主張收回山東權利，取消二十一條的中日協約。陸徵祥等在學生代表壓迫之下，才又向和會提出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協約的陳述書。

丙——北京政府的代表簡直是「飯桶」，連二十一條都忘記了，倒是學生代表不錯。但不知道巴黎和會怎樣答復？

乙——答復很乾脆，說我國的提案是重要的，可是和會沒有權處理這些事。

丙——他媽的，巴黎和會這些傢伙又是「大飯桶」。

乙——他們不是「大飯桶」，他們是宰割弱小民族的陰謀家。巴黎和會的大權，落在英美法日意五國代表的手裏，這一夥盜魁，決不肯放鬆我們身上的鎖練，就算威爾遜開明一點，然而在別的盜魁反對之下，也無從

幫忙。所以中國所希望的條件，通通落了空。

大江——內容還不止這麼簡單。早在中國對德宣戰之前，日本已向英法等國取得保證，保證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同時，北京的賣國政府又對日本有過「欣然同意」的換文。這些都是諸位聽見過的。因此，英法等國既無話可說，而我國代表受「欣然同意」四字的拘束，也爭不轉來。結果，在巴黎和約上，仍規定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利一概讓與日本。我們失敗了，我們的希望幻滅了！在威爾遜向我國代表聲明無從幫忙的時候（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國代表即向國內電告失敗的原因。這個電報一到，全國憤怒，尤其是北京學生，就引起更大的風潮，那便是有名的「五四運動」。陸徵祥等在「五四運動」的壓迫之下，同時又怕留歐學生以武力對付，不敢簽字，甚至北京政府有電報叫他們簽字，他們爲保

全自己的性命起見，也不敢簽字。所以六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巴黎和約，中國代表居然倔強了一次，這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代表所夢想不到的。

乙——當時我在排字房裏，看見北京學生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新聞稿，差不多喜得跳起來。

丁——當時我在高小讀書，跟大學生、中學生一起游行，演講，調查仇貨……。北京上海固然鬧得天翻地覆，就是偏僻的省分，也一致聞風響應，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好像四萬五千萬同胞都醒了一樣，排斥仇貨的運動由甲省傳到乙省，由甲縣傳到乙縣，……的確，「五四運動」的野火已把全國燒遍了。這樣一來，曹章陸三個賣國賊，不得不滾蛋，這是當時大快人心的事！

甲——「五四運動」告訴我們，只有民衆起來，才可救中國。在全國

民衆覺醒之後，賣國賊要賣國也賣不下去了。

丁——不幸這幾個賣國賊，靠着「外國乾爹」的力量，現在又從墳墓裏扒起來了，我們應該再來一次「五四運動」。

大江——是的，我們正需要一次「五四運動」。然就眼前的事實而論，我國的民族危機，比「五四」時候要重若干倍，現在所需要的「五四運動」，應該與前一次不同。前一次的「五四運動」以學生爲中心，他們的主要口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自然是大戰期中民族工業發展的反映。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排除外國資本，要求民族獨立與自由，所以「五四運動」所提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已超過辛亥革命。不過，因爲民族工業的微弱，要求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意識是模糊的，所以「五四運動」的旗幟，並不十分鮮明，祇能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

號，代替「打倒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再就「五四運動」的影響而論，雖然在中國開闢了新文化的道路，可是在外交上乃至政治上，祇做了一點消極工夫，如趕走賣國賊，拒絕簽字，抵制仇貨……等，並未把山東收回，並未建立政治清明的政府。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五四運動」，是包括各種黨派，各種職業，各種階層的全民族大團結運動，運動的中心目標，也不是局部問題，而是整個的民族解放。這一點，應該分別清楚。

主席——第一個問題（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可以告一結束。請大家討論第二個問題（華盛頓會議後的中國）。

丁——華盛頓會議是跟在巴黎和會之後的。我們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就是日本的勝利。一方面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五四運動」即是證據。另一方面也引起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的衝突，尤其是美日的衝突；加以大

戰結束以後，中國這塊市場又受各國商品的「光顧」，固然是我國民族工業的不幸，同時，在狗搶骨頭的情形下，英日競爭也尖銳起來。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是在英美共同對日的環境中開幕的。這即是說，華盛頓會議給予中國的便利，要比巴黎和會好些。

丙——那麼，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一些什麼呢？

丁——有些人認為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由於日本搗蛋，以致威爾遜不能幫忙；這次華盛頓會議係美國總統哈定（Harding）召集的，會議的主人既是哈定，當然要替中國出力。所以北京政府對華盛頓會議的希望，或者說對華盛頓會議的幻想，比以前更多。結果呢？仍使我們失望！不錯，在九國公約上曾聲明：「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與政治行政的獨立」，同時，又要：「中國贊同門戶開放與各國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這明明

是把中國變成大家的「逐鹿場」，所謂「完整」與「獨立」，不過是「逐鹿場」的「完整」與「獨立」而已。

大江——中國向華盛頓會議的提案有十幾起，大半都被打消。祇有「尊重中國戰時中立」「撤去客郵」兩件事承他們「概允」；其餘都葬送於敷衍與拖延之中。關於山東問題，中日在會外談判（日本拒絕由華盛頓會議討論）的結果，由日本交還膠州德國舊租借地與德國公產於中國；另一方面則由中國自動開放膠州為商埠，准各國人民自由居住營業。日本的確讓步了，但它不是對中國讓步，而是對英美讓步。換句話說，即日本在中國退了一步，英美——特別是美國——却在中國進了一步，這祇算是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勢力關係起了變化。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是絲毫沒有提高的。

甲——東洋鬼子太可惡，借英美的力量把它打一下，雖說無益，然而

也無害。這就是所謂「以夷制夷」。

大江——在某種環境下，「以夷制夷」，也是好的。假使趁着它們相持不下的時候，發奮自強，未嘗不可得到「以夷制夷」之益。假使自己仍不爭氣，那就說不上「制夷」，反要「被夷所制」了。不幸中國又走了後一條路。

甲——所謂後一條路是什麼呢？

大江——就是「被夷所制」。更明白些說，就是帝國主義嗾使中國軍閥打仗——內戰。一九二〇年的直（吳佩孚）皖（段祺瑞）戰爭，是英日衝突的反映（前者助直，後者助皖）；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吳佩孚）奉（張作霖）戰爭，還是英日衝突的反映（日本以奉系爲工具）；一九二四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不待說，更是英日衝突的反映。大家關起門來互

相殘殺，得益者自然是帝國主義，這不是「被夷所制」麼？

戊——當時的民衆不反對內戰嗎？

丁——因爲民衆沒有組織，不能形成一種力量，所以內戰發生，未遇到民衆反對。

乙——也不好這樣說。據我知道的，民衆已開始組織了。一九二一年的香港海員罷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漢路罷工（二七運動），不是有組織的證明麼？

大江——一點不錯，民衆不僅開始組織，並且開始行動了。這本是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封建軍閥加緊壓迫與剝削的結果。同時，南方國民黨的勢力也漸漸膨脹，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一年到廣州做非常總統，一九二三年又重行擔任大元帥。北洋軍閥已不能支配中國了。豈止不能支配

全中國，即在軍閥所統治的範圍內，受民衆運動的威脅，也不能不得罪他們的「乾爹」。例如一九二三年三月，北京外交部根據國會議決案，正式照會日本，宣告廢棄二十一條，就是鐵證。至於南北兩政府的對峙，一面表示舊中國的沒落，一面表示新中國的誕生，意義更爲重大。

主席——講到這裏，我們應該把第二個問題結束，正式討論第三個問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吧！

大多數表示贊成。

主席——爲發言方便起見，我想把這個問題分三點討論：（一）大革命的原因；（二）大革命的經過；（三）大革命的結局。請諸位照這個次序發言！

丁——關於大革命的原因，我曾與朋友討論過，認爲是這樣：（一）

客觀的——第一，由於戰後帝國主義對華侵略與在華競爭的加緊，使我國一度活躍的民族工業，走向破產的深淵。第二，由於國內封建勢力，如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劣紳等，直接間接的與帝國主義狼狽爲奸，加深剝削，使農村經濟迅速崩潰。第三，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特別是一九二四年蘇聯政府在北京協定成立後，正式放棄帝俄時代在華的一切特權（如租界、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使中國人嘗了一點「國際平等」之味，更覺得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是一種暴行。（二）主觀的——第一，經過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兩次失敗的教訓，大家知道向帝國主義「哀求」這條路走不通，不得不由自己起來硬幹。第二，在「五四運動」與「二七運動」以後，我國民衆有了一點鬥爭的經驗，更認清了革命的目標，提高了革命的勇氣。第三，那就要說到中國國民黨改組這件事了。在孫中山先

生領導之下，中國國民黨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宣布中國革命的路綫，並確定「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國共合作」的形式下，把全國的革命勢力集中起來，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這些客觀的與主觀的原因，所以大革命的機輪就發動了。

主席——有無補充的意見？

有三個人同時答應說：「沒有。」

主席——那麼，我們要請一位報告大革命的經過。

乙——最好要他講（同時用手指着己），因為他在大革命中幹過工作。

己——很慚愧！與其說我幹過什麼工作，倒不如說是做過「一場春夢」。

甲——不要客氣，快些講！就算是「一場春夢」吧，我們也喜歡聽這

一段「夢話」。

己——一般說來，大革命的開台戲，自然是「五卅運動」。不過，在「五卅」之前，應該提到兩點：一是廣州已成革命的策源地，這是前面說過的。其次，在北方，正當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時候，馮玉祥以直軍第三軍長的資格，從前線上退下來，停戰主和，給吳佩孚以致命的打擊，於是在北京成立段祺瑞的執政政府。跟着孫中山先生北上，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北方的革命種子也漸漸散佈了。「五卅運動」是在南北空氣同時激盪的環境下發生的。上海南京路英帝國主義的鎗聲，把全國民衆都震醒了，經過「六二一」的漢口慘案，「六三三」的沙基慘案，更鼓起全國的反帝怒潮。自此以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了，「省港罷工」實現了。帝國主義嚇得手慌腳亂，開始對北京政府讓步，舉行「關稅會議」與「法權會議」，想以「小恩小惠」來和緩中國的民族鬥爭，這有什麼用處

呢？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得到兩湖工農大眾的擁護，趕走吳佩孚，展開了光輝燦然的「武漢政府時代」，先後收回漢口與九江的英租界。同時，上海工人又舉行三次暴動，拿起武器趕走張宗昌，與從杭州來的國民革命軍聯成一氣，慶祝革命的勝利。中國在那時候，多麼有生氣！在那時候幹工作的人，呼吸於狂熱的空氣中，興奮，緊張，不知道疲勞是什麼一回事。……如果順着這種趨勢向前發展，我敢說，中國的自由平等是馬上要兌現的。然而，到現在，一切都幻滅了，回想起來，簡直像「一場春夢」！

乙——這不是「一場春夢」，這是一段寶貴的歷史教訓，我們要牢記着這段歷史教訓，我們要從這段歷史教訓中尋出中華民族的生路。

主席——大革命的經過，是事實，是活鮮鮮的事實，我想不必補充也

夠了。現在，請大家討論大革命的結局！

丙——簡單得很，結局是兩個字——失敗。

丁——如果一口斷定是「失敗」，似乎把大革命的成績都否定了。據我看，祇能說是「轉變」，因為就某方面說，大革命不是仍在前進嗎？

乙——說「轉變」也是不對的，就算大革命在某方面前進，可是並未改變中國革命的性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主席——我們不要爭執字句，我們要認清事實。不管是「失敗」或是「轉變」，應該先從事實上加以嚴密的考察。

庚——讓我這個未開口的人說幾句吧。大革命達到高潮後，帝國主義發抖了，依附帝國主義的一切封建勢力也發抖了，硬說我國大革命是「莫斯科的魔手」作怪。在這樣「反宣傳」之下，於是，革命隊伍裏的動搖分

子，因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也居然畏縮起來，——不，又居然受帝國主義的誘惑，從革命隊伍裏跑出去，回轉頭向革命勢力進攻。用我國的成語說，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丙——不必「耍文」啣！

丁——聽說他從前當過小學教員，所以滿口是「文」，滿背也是「文」。

主席——請勿要開玩笑，讓他繼續講下去。

庚——什麼是「道」，什麼是「魔」，在這裏也不必講。但革命勢力分裂是事實。大家總記得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國共分家」的故事吧。如就廣州與上海方面說，分裂還更早些。革命隊伍內部起了紛歧，一切革命的敵人（從帝國主義到土豪劣紳），自然很高興，自然要設法「拆」革命的「台」，這裏面的陰謀很多，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永見已供出一部

分了。於是「甯漢合作」，於是南昌廣州繼續暴動，最後，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也被拋棄了。從某方面看，固然是在「前進」，然而太孤單了，結果，仍敵不住黑暗勢力的包圍，就算革命不是完全失敗，至少也應該承認革命受了挫折。爲什麼如此？一句話說完，就是革命勢力一經分裂，你幹你的，我幹我的。這時候，大家對於民族前途，都覺得很渺茫。接着，又鬧了幾次內戰，更鬧了若干年的「勦匪」。「勦匪」的代價，有人估計過，每名八萬元。這耗了多少元氣，耗了多少國力！假使要牢記着歷史教訓的話，我想：「鞏固革命勢力」這一句標語，是不應該忽視的！

大江——我還打算補充一點。在革命勢力分裂之後，帝國主義重新活躍是必然的，一切封建的殭屍依附帝國主義而還魂，也是必然的。不過，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革命的高潮中，受了若干損失，很知道對中國一味壓迫

不是「萬全之計」，所以在某些方面不能不讓步，如同意關稅自主（自然是形式上的自主），口惠而實不至的允許放棄領事裁判權，以及有條件的收回威海衛之類，都是讓步的證明。但是這一點一滴的讓步，在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特權中，算不了什麼；這原是騙騙小孩子的「飴糖」，藉這塊「飴糖」來和緩一般的反帝運動，或者更明白些說，它們想以小的讓步來鞏固大的利益，——不，來搶奪新的利益。帝國主義對付半殖民地的手段是這樣高明的啊！因為英美——尤其是美國——在我國的活躍，使日本特別眼紅。這樣，就種下了「九一八」事變的種子。你們看，這是多麼失算！這是多麼痛心！

討論至此，已敲過十一點鐘，大家沒有什麼重要的話可說，主席就宣布散會。

第九章 五年來的血債

醒華看了大江的會議錄，指出中華民族覺醒的過程，認為這一次討論，非常重要，尤其對某些失去「民族自信力」或相信「中國必亡論」的人，可說是「對症良藥」。於是向平東提議：把這份會議錄付印，分給各組共同討論，並在討論以後提出補充或修正的意見。

『我無條件的贊成！』平東說，『並且應該通知各組在「九一八」五週年之前，一律討論終結。祇有加緊的幹，才可號召更多的人參加「九一八」五週年紀念大會。』

醒華聽見「九一八」五週年快到了，有一點躁急，主張即日成立一個

籌備委員會，趕速進行；關於接洽地址，佈置會場以及編印宣傳大綱與紀念冊等等，都交籌備委員會辦理。

平東醒華兩人都是籌備委員之一，每日忙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打了折扣。不過，有前次「九七紀念會」的一段經驗做參考，這次的籌備就更周到了。

會場借定某校的大禮堂，樓上樓下可容一千人光景。醒華怕到會者過少，坐不滿，很難看。平東把各組的基本人數略加估計，以爲照前次「一人拉攏十人」的辦法，號召一千人到會是無問題的。

到九月十七日晚上，會場已佈置妥貼了。

大門上的橫額是「抗敵救亡」，兩旁有標語式的對聯一副，文字是：「一切槍桿對外」，「全國民衆起來」。

主席台的牆上，掛着一張「國難地圖」，用鮮明的顏色標出五年來失去的領土，並用箭頭指示敵人今後侵略的方向。祇要是有良心的聽衆，誰也看了觸目驚心。地圖的四角分嵌「還我河山」四個大字。

左右兩邊的牆上，一邊貼了三起「國難統計」，一邊貼了四次「國恥協定」。原文如下：

國難統計

一 日本從中國攫取的領土面積

琉球羣島

二、三八六·二九方公里

台灣（澎湖島在內）

三五、九七三·五五方公里

南庫頁島

三六、〇八九·七七方公里

關東州租借地

三、四六二·四五方公里

朝鮮

二二〇、七四〇・七五方公里

東三省

一、一一一、一〇九・〇〇方公里

熱河

一七三、九六〇・〇〇方公里

二 東北四省的富源

(一) 東三省所產的大豆，占全國產額百分之七〇。

(二) 遼寧省所產的灰絲，占全國產額百分之七〇。

(三) 東三省的森林面積，占全國森林面積總額百分之三七。

(四) 東北四省的馬牛羊三宗，占中國邊陲四區馬牛羊總數百分之三〇。

(五) 遼寧省所產的食鹽，占全國產額百分之一五。

(六) 遼寧省的鐵礦藏量，占全國總量百分之七十九，產量占全國百分之三

七。

(七) 東北四省的煤礦藏量，占全國百分之一，產量占全國百分之三六。

(八) 遼寧省撫順的石油藏量，約占全國百分之五二，產量約占全國百分之

九三。

(九) 吉黑二省的金礦產量，約占全國百分之五〇。

(十) 東三省電廠的發電量，占全國百分之二三。

(十一) 東三省的鐵道長度，約占全國百分之四十一。

(十二) 東三省的出口貿易，占全國百分之三七。

三 華北五省之富源

一、華北五省人口，共計九千萬，約占全國五分之一。

二、華北五省的小麥，約占全國產量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三、河北山東山西三省的棉花，約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四、華北五省的大麥及雜糧，約占全國產量百分之十四。

五、華北五省的豆類，約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二十。

六、華北五省的胡麻，約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四十四。

七、華北五省的花生，約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四十三。

八、華北五省的儲煤量，約占全國百分之五十三以上。

九、華北五省的產煤量，約占全國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一〇、華北五省的鐵礦儲量，約占全國（東北四省除外）總儲量百分之五十

二以上。

一一、河北省的石灰產量，占全國的第二位。

一二、華北五省的羊毛產地，約占全國總產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國恥協定

一 上海停戰協定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簽字，中國代表郭泰祺，日本代表重光葵植田謙吉

(一) 中日雙方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

(二) 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現在地位（即不能進駐淞滬）。

(三) 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但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

(四) 爲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以委員十二人組織之（除中日代表外，有英美法意代表參加），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

(五) 本協定自簽定之日起發生效力。

二 塘沽停戰協定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簽字，中國代表熊斌，日本代表岡村寧次。

(一) 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

亭口，甯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爲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二) 日本軍爲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與以各種便利。

(三) 日本確認中國軍隊已撤退至第一條協定之線時，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歸還於長城之線。

(四) 長城線以南，第一條所示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右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

(五) 本協定蓋印之後，發生效力。

三 何梅協定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簽字，中國代表何應欽，日本代表梅津。

(一) 撤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職。

(二) 天津市長易人。

(三) 取消河北省所有國民黨黨部。

(四) 撤退駐北平的中央憲兵第三團。

(五) 取消軍分會的政訓處。

(六) 撤退駐河北省內的于學忠、關麟徵、黃杰部下的軍隊。

(附註) 何梅協定是祕密的，內容還不止這幾條。在協定簽字之後，日本在

平津一帶的軍事行動，曾經聲明有何梅協定做根據；甚至冀察政委會的設立，日本也說是何梅協定所許可的。

四 華北防共協定

——一九三六年四月底簽字。

(一) 中央軍不得開入冀察勦共。

(二) 冀察兩省關於勦共軍事，應請日軍協助。

(三) 協定成立後，日軍得駐紮華北各鐵路沿線。

(四) 趕築撫寧至承德及滄石鐵路，便利防共軍事。

(五) 設立文化防共機關，由中日合作，監視反日分子。

(六) 各軍聘請日人爲軍事及政治顧問。

(附註) 防共協定也是祕密的。上述各條係由英日通訊社透露出來的消息。

此外，又在牆上，柱上……貼了許多標語，把這個大禮堂，點綴得像「國難史料研究室」一般。

預定開會的時間是十八日上午九點鐘。不料到八點四十五分，簽名的人數已有一千三百人，以後還蜂擁而至，把樓上樓下擠得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了。簽名處放有兩種紙條：一是演說報名單，凡願意演說的人，可填自己的姓名，題目……等項；另一是供提案用的，凡有重要意見提交大會

討論的人，可於「主文」之外，列舉「理由」及「辦法」，並簽自己的姓名。這兩種紙條，在就座後寫好，交主席團整理。

剛敲過九點鐘，由平東作簡單的報告，請聽衆推舉主席團，當選者十人，包括各種社會層的代表。總主席由大塊頭的張先生擔任，他以慷慨激昂的聲音，首先說了下面的話：

「一九一八」到如今整整是五個年頭了。在這五年中間，我們連今次一共已經紀念了四次「一九一八」。在每一次紀念的時候，我們翻開中華民族的財產目錄，總要喪失了不少的領土主權，我們如果再是這樣一年年的紀念下去，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便要變成無祖國的人民——是敵人可以隨意侮辱、殺戮的奴隸！

我們能讓「一九一八」像「甲午」、「庚子」一樣，變成一個歷史上的

永遠名辭嗎？我們能讓東北四省、冀東、察北，變成台灣、朝鮮之續嗎？不，決不！一百二十個不！我們要用我們的血，把「九一八」的恥辱，洗刷的乾乾淨淨，我們要在「九一八」的遺蹟上，發揚出民族的光輝。我們現在要用行動紀念「九一八」，不能再作形式的憑弔了。——」

這一段話，句句有力，字字有力，聽衆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着，主席團宣布：「現在請大家演說吧。演說的次序，是按照題目的性質排定的。大家同意嗎？」——衆無異議。

第一個題目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侵略中國？有一個大學教授模樣的人，從從容容的走到主席台上對聽衆說：

「……日本帝國主義始終一致向中國開刀究竟爲什麼呢？簡單一句話，就是日本資本主義作怪。大家都知道：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即朝着資

本主義的道路開步走。不幸扶桑三島是先天不足的地方，缺乏工業原料（尤其是缺乏煤鐵），缺乏廣大的國內市場，所以它的資本主義一抬起頭，即不能不向外侵略，這即是說，日本在工業幼稚時期已顯出帝國主義的醜相了。向何處侵略呢？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出世太遲，只剩下中國這塊肥美的處女地讓其插足，所以它不能不以宰割中國為其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又因為日本的工業結構是畸形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已有高度的現代軍需工業，所以一開始侵略即採用戰爭為手段，到了它的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那就更瘋狂的伸出侵略的魔手了。因此，在大戰期中以及在大戰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便拚命的抓住中國，不肯放鬆一步，於是喊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吼聲。赤裸裸的說，日本要征服中國……是金融資本主義需要殖民地來解決原料問題與市場問題。這一點，在田中

奏摺上已不打自招了，他曾估計到滿蒙有鐵十二萬萬噸，有煤二十五萬萬噸，有煤油五十二萬萬噸，連農業肥料與鎂鋁資源計算在內，約可獲得利益六百萬萬元。如果就中國全部估計，當然要增加若干倍。這真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續命湯了。……震動全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千載一時的機會實行宰割中國的總動員。……」

第二個題目是五年來國難的總回顧。據演說者自己報告，他是一個新聞記者。他所說的大意是這樣：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五年來，已由部分的佔領，進而取得對全中國的控制。現在把侵略的過程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九一八」事變到長城戰爭，日本採取武裝侵略政策。這時期有三個步驟：第一是佔領東三省，第二是企圖佔領華中，第三

是佔領熱河及長城重要各口。日本進攻東三省，除在齊齊哈爾一帶遇到馬占山的抵抗外，其餘如瀋陽、長春、哈爾濱、永吉以及南北滿各鐵路線，大都如入無人之境。從「九一八」到錦州失陷（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前後不過三個多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完全落到東洋鬼子的血口了。

……因為未受到什麼抵抗，侵略者的野心更大，所以「一二八」的淞滬戰爭就繼之而起。幸有十九路軍與第五軍的奮勇抗戰，給敵人意外的打擊，把華中的危機和緩下來。……但是日本吞併滿蒙的計畫，並不放棄，在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後，又以全力向熱河挺進。因此，一九三三年春的長城戰爭便開始了。假使當時沒有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與中央關黃等師在古北口喜峯口一帶抗抗，則平津早非我有了。可恨在這次犧牲之後，又來了一次塘沽停戰協定。

第二個階段，從塘沽停戰協定簽字（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開始。這時期的日本對華侵略，已改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種各樣的手段。在事實上的表現，是一面以交還戰區來要挾中國當局承認「滿洲國」，一面以統制華北經濟爲樹立「中日滿經濟集團」的先聲。同時，在國際關係上，排斥英美在中國的勢力，這便是「四一七」天羽聲明的由來。從此以後，「中日經濟提攜」的空氣，衝昏了一部分「高等華人」的頭腦，可恥的「中日貿易協會」，竟宣告成立。……「經濟提攜」能夠滿足侵略者的慾望嗎？決不能夠！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華北日軍又突然提出新要求，結果，成立所謂何梅協定，中央軍從河北撤退了，甚至國民黨也不能在河北活動了。這證明什麼，證明河北，至少是平津，在事實上已經變成敵人的領土了。

第三個階段，應該以土肥原所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爲界碑（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華北自治運動」卽是華北脫離中國運動，不，卽是日本吞併華北運動。不先不後，廣田又喊出什麼三大原則，要求中國肅清抗日運動，承認「滿洲國」，中日共同防共，彷彿用三把尖刀插進我們的胸膛。這麼一來，激起中國民衆的反抗，尤以北平學生從「一二九」所發動的救亡運動爲有力。於是「華北自治運動」受到挫折，祇有殷汝耕這個混蛋在冀東掛起「自治政府」的招牌，祇有德王這個蠢豬繼殷汝耕之後成立所謂「蒙古軍政府」。目前日本正賣力做「冀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雙流匯合」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經濟提攜」之外，增兵，走私，簽訂「防共協定」，分途並進，想把華北造成「理想區域」，同時，在華南亦大揮其魔手，利用成都北海事件，向中國多割幾刀。……

總括一句話，中華民族的危機一年年加深了，我們做亡國奴的日期一天天迫近了。」

第三個題目是我國失地的統計，演說者恐怕是一個地理教員吧。他開口便說：

「……有人估計，在這短短的期間（九一八到現在），我國共喪失了八百多萬方里的土地，比起近百年來滿清政府歷次共失的國土，還超過一百五十萬方里。若拿喪失的土地與省分比較，等於七個四川，十二個廣東，十三個湖南，十四個陝西，十五個湖北，十六個河南，十七個山西，十八個山東，十九個安徽，二十三個福建，二十七個江蘇，二十八個浙江。若拿喪失的土地與外國比較，那更駭人聽聞，竟等於日，英，法，德，意，奧，匈，比，荷，丹，瑞士十一國本國面積之和；換言之，也可以說是

等於四個法國，五個德國，六個日本，十個英國，六十個瑞士，七十二個荷蘭，八十個比利時。照這樣的速度斷送下去。再不要十年，整個中國便會送得乾乾淨淨。到那時候，漢奸們可以靠「外國乾爹」討飯吃；我們呢？不知道怎樣辦！是的，在提倡「航空救國」的口號下，多買幾架飛機，或許國土完了，我們可以坐在飛機上過空中生活吧。然而要四萬五千萬人都坐飛機，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何況國土通通失掉，「領空」也跟着失掉哩。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請大家想一想！……」

第四個題目是非洲的駝鳥與中國人。這個演說者以極淺顯的詞句，打動全體聽衆的心弦，都認爲他是一個很好的煽動家。他說了以下一大堆：

「非洲的駝鳥，遇到危險，總是把頭埋在沙裏，當做沒有看見，這與五年來的某些中國人是一樣的。在「一九一八」瀋陽失陷的時候，這些人就

以爲問題不至於擴大。後來，北滿及錦州失了，這些人又以爲日本得了東三省就會滿意，不至於再擴大。後來，山海關又失了，這些人又以爲日本得了山海關可以保障「傀儡國」的安全，自然就會罷手，決不至於再擴大。但是後來，熱河又失了，這些人總以爲日本得了熱河，完成「傀儡國」的自然地勢之後，斷不至於再擴大，更不至於擴大到長城以內。但是後來，灤東又失了，這些人又在那裏做夢，以爲日本萬不至於踏進與各國有關係的平津。現在呢？「冀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已經先後出現了，內蒙古又宣布「獨立」。而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且有擴大到山西山東綏遠之勢。這些人——像駝鳥一樣的中國人，或許心裏還以爲可以退守隴海鐵路；再不然，可以退守長江以南；再不然，可以退守武漢以上；再不然，可以退守川滇黔等省；再不然，可以稱臣投降，或逃往海外

過其亡國寓公的生活。但是我們最大多數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却不能不認清這種血淋淋的教訓，不能不認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非滅亡整個中國不可。假使我們仍學鴛鴦，把頭埋在沙裏，祇要看不見危險，就以爲是太平，那當然要與鴛鴦陷於同一的命運。……』

第五個題目是要救亡祇有戰。演說者是穿短衣的工人，他的話很扼要，很鋒利。他說：

『不抵抗主義真可恥！從古時到現在，從中國到外國，失地的也有，亡國的也有，但失了等於十一個國家的土地，還死守着不抵抗主義的，却不曾見過。……失去東三省不抵抗，失去山海關不抵抗，失去熱河不抵抗，失去冀東不抵抗，失去察北不抵抗，失去內蒙古不抵抗，將來失去平津，失去華北五省恐怕還是不抵抗，他媽的，不抵抗主義就是亡國主義。

……我們不願做亡國奴，祇有洗刷不抵抗主義的恥辱。過去嫩江橋之戰，淞滬之戰，古北口喜峯口之戰，以及東北義勇軍五年來的持久戰，給敵人以打擊。這些事實告訴我們：要把整個民族從敵人的砲口下救出來，祇有戰。戰則條條是生路，不戰就是投降，就是死路。請大家高喊：要救亡，祇有戰！」

跟着，「要救亡，祇有戰！」的呼聲，震動了全會場。

第六個題目是抗戰必然勝利。演說者是一個軍人，是一個參加「一二八」戰爭的軍人。他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

『我們主張抗戰，並不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失敗主義者，我們必須同時認識抗戰必然勝利。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外敵侵略中國的時候，一切認賊作父的漢奸，對於反抗者的打擊，常常較外敵更爲兇

險。……現在的漢奸，當然更是聰明得多了，他們喊出了「日本三日可亡中國」或「中國和日本物力相差太遠了，六十年後或五十年後，才能再談收回失地」種種的漢奸理論。一方面過分誇大敵人的戰鬥力，一方面抹煞中國的抵抗力，以恫嚇全國民衆，以辯護他們自己的賣國罪狀。然而我們覺得祇有不抵抗主義，才能使敵人三天亡中國。……我是一個軍人，當然不否認物力在戰爭上所處的重要地位，在帝國主義的搶奪戰爭中，常常以物力的優劣來決定勝敗，但我們的抗戰，並不是統治階級相互間爲爭權奪利而比武，乃是廣大的被壓迫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在這個偉大的戰爭中，決定最後勝敗的，並不必偏重於物力的優越，而是人力的優越；不是猛烈無比的大砲飛機，而是艱苦持久的作戰精神。「一二八」戰爭乃是明證。十九路軍和敵人物力上的對比，當然相差甚遠，他們有二百架以上

的飛機，二百尊以上的重砲，四百尊以上的野砲，而我們則一無所有，甚至軍隊數量上的對比也不及敵人之多；但兩個月的抗戰，敵人始終不能踏過我們的戰線一步。這是什麼理由？漢奸們當然不願也不會了解的。這就是我們人力上優越的結果。上海各界民衆的奮起參加戰爭，乃是支持這戰線的主要力量。敵人的力量雖然可以打敗十九路軍，但不能打敗上海的全體民衆；所以這戰爭的效果，終於超越物力對比的意義。如果現在我們全國軍隊都走上前線，全國民衆一致起來抗戰，那麼，戰勝的把握當然在我們的手上。……」

大家鼓掌又鼓掌，有些人高喊：「打倒漢奸！」「抗戰必然勝利！」

第七個題目是大家一條心抗敵。演說者是女性，某婦女團體的代表。

她的話雖很簡單，但極重要。我們聽到的有這麼一段：

『俗語說：「強盜進門大家趕」，這即是說，我們要抗敵，要靠民衆的力量抗敵，必先做到「大家一條心」。在救亡運動的隊伍內，要包括一切不同的個人，團體，與社會階層，人數越多越好，四萬五千萬同胞中，除了漢奸外，沒有一個人是應該被拒絕的。在「抗敵第一」的前提之下，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智識的出智識，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民族的敵人。要做到四萬五千萬顆子彈，由各種各色的槍管放出來，打在同一的靶子上。』

這次紀念大會，好像一個大熔鐵爐，把一切聽衆的成見，消極，甚至黨派的紛歧，私人的嫌怨，都消毀得乾乾淨淨了。大家此時都深深覺得：在這樣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再不參加救亡運動，似乎大受良心的責備。就是醒華的趙家表伯，在過去是「中國必亡論」的擁護者，這時候，

混在聽衆之中，聽到許多人的演說，也把自己的偏見修正，認爲現在的中國並不是「一盤散沙」，認爲現在的中國並不是不可救。可見開一次羣衆大會，給與聽衆的益處，遠在私人談話與書本修養之上。

主席團詢問：時間已到十一點鐘，是否可以停止演說？

聽衆回答：『演說已夠了。』

又有幾個聽衆出來聲明：『我想說的話，已有人講到，我也贊成把演說停止。』

主席宣布討論提案，討論的結果，成立下列幾件：

(一) 發表敬告國人書，請大家參加抗敵救亡運動。

(二) 通電全國各黨派，各軍政領袖，在「抗敵第一」的原則之下，一致團

結，對×宣戰。

(三) 募捐犒賞東北義勇軍與華北國防第一線的兵士。

(四) 主張召集全國救亡代表大會，確定基本的國策。

(五) 反對壓迫民衆的抗敵言論與抗敵行動。

(六) 決定散會後示威遊行。

散會時已過十二點鐘，全體由主席團領導，出發遊行，呼口號，唱「九一八」紀念歌。沿途有大批的民衆參加，游行的隊伍像雪地裏的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到二點半鐘，在萬人歡呼中宣布解散。

第十章 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

舉行「九一八」五週年紀念大會的第二天，平東醒華約定國權、大江、楚俠、憎右、卓君、海雲、知方見面，檢討昨日開會的成绩，大家都非常滿意。

醒華提議，我們應該根據歷次討論的結果，起草一篇論文，送各日報各雜誌披露，促進救亡運動的展開。

上項提議，一致通過。

『誰執筆呢？』楚俠問了這麼一句。

當時平東推知方執筆，知方不同意；卓君推平東執筆，平東也說時間

勻不出來。

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醒華說：『不要個人偏勞，我們大家動手，來一次「集體寫作」，好不好？』

因為「集體寫作」的玩意兒，很新鮮，大家沒有幹過，都想試一試，於是全體贊成。

先商定題目，次商定全文的大意，最後由平東說一段，醒華記一段。遇到語氣或字句有不適合的地方，則在平東口述以後與醒華筆記以前，大家立刻發表意見。這樣一來，不到三個鐘頭，一篇長五千字的論文，已全部脫稿了。

題目是：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

「集體寫作」的結果如下：

中華民族現在正走進一個極嚴重的歷史階段上。

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不滿百年。在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以前，我們是東方的「泱泱大國」，西方的黃鬚碧眼兒，把中國看做「天堂」，我們的祖先也「想像自己是住在天堂上」。當然啊！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又處在自足自給的封建經濟時代，所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大家有飯吃，大家有衣穿，大家過太平生活，這不是「天堂」是什麼呢？

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在封建經濟的樊籠中翻筋斗，人家已舉起脚步跑到我們的前面去，這即是說，人家已脫離封建經濟時代進到資本主義經濟時代了。我們依舊是「抱殘守缺」，人家却要按照資本主義的模型來改造世界。無論我們歡迎也好，拒絕也好，資本主義的巨靈之掌，終於要敲破

中國的大門。於是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第一次進攻中國的戰爭，就在東方的「天堂」，留下了鮮紅的血跡。

假使說鴉片戰爭是我們第一次「國難」的話，那麼，自第一次「國難」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國難」都接踵而來。舉其最重要者為例，則有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八——六〇年），中法戰爭，（一八八四年），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八國聯軍之役（一九〇〇年）……一直到「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甚至在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無關，如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與日德戰爭（一九一四年）之類，其實遭殃者還是「咱們貴國」。像這樣充滿了血跡的歷史，真使我們想起來沉痛說起來傷心！在重重「國難」之下，我們歷代祖先與洪水爭鬥，與猛獸爭鬥，與異族爭鬥，辛辛苦苦所造成的「天堂」，便因西方的與東方的這一

大羣強盜，進門搶掠，而變成「地獄」了。從前是「自足自給」，現在是破產，是失業，是饑餓，是逃亡，是無家可歸，是不知死所，一句話，四萬五千萬人都像牛馬一樣，讓人家寅時割一刀，卯時割一刀。

照這樣看，似乎我們在「國難」中打滾，快有一百年的長時期。在這個長時期中，侵略者進一步又進一步；我們呢？恰恰相反，總是往後退，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在鴉片戰爭的時候，甚至在中日戰爭的時候，侵略者祇想從中國多搶掠一點東西，並不要把中國一古腦兒吞下去。到八國聯軍的時候，瓜分中國的計畫雖已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在強盜們同床異夢的情形下，畢竟瓜分不了，所以我們很僥倖的從虎口裏逃出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的「友邦」未嘗不企圖獨占中國，可是因它自己的羽毛未豐，當時祇能適可而止。一到大戰結束，它的獨占中國之夢也被現實打

破了。在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二二年）以後，中國便逃脫「獨占」的血口，而跌入「共管」的陷阱中，在「門戶開放」的形式下，苟延了十年。不幸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西方帝國主義無暇東顧，而我們的「友邦」，不，我們的侵略者，就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舉起「九一八」的烽火，吞了滿洲不算，吞了熱河不算，吞了冀東不算，吞了察北不算，吞了內蒙古不算，現在要吞華北五省，就是華北五省進口了，一定還不能填滿慾壑，要把整個中國囫圇吞下。我們已經到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了。

難道我們的命運是經「歷史先生」註定應該如此麼？決不是這樣！中國近百年來，弄得一場糊塗，並非民族的命運不好，而是我們的政府——從清廷到袁世凱，從袁世凱到現在——沒有執行過正確的國策。從基本方面講，自然是不能使這個東方古國，跳出封建經濟的樊籠，走上資本主義

的康莊大道，以致永久受資本主義各國的壓迫與圍攻。到了資本主義各國前來「敲門」的時候，又不知道怎樣對付，更不知道謹守不喪權不辱國的原則以與敵人周旋。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之役，清廷的手慌腳亂不用說了；關於中日戰爭，據說是有準備的，並且準備了二十多年，結果，依然一敗塗地。可見在官僚包辦之下，就是準備一百年也是徒勞無功的。中日戰爭以後，索與不準備了，如李鴻章之流，且在暗裏幹賣國的勾當。袁世凱時代竟不惜以簽訂「二十一條」爲自己「高陞」的代價，比李鴻章更無恥。袁世凱以後，大家競演「同胞殺同胞」的慘劇，把微弱的國力耗於內戰之中。這樣，不向帝國主義投降，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最令人痛心的是：政府本身既無力對外，或者不願對外，而又不讓民衆抬頭，甚至在民衆自動起來抗戰的時候（如三元里的「平英團」），政府官吏反站到敵人

方面，把民衆鎮壓下去，以博得帝國主義的諒解與歡心。有了這些嚴重的錯誤與罪惡，更授敵人以「得隴望蜀」的機會。所以中國在侵略者與賣國賊勾結之下，就一天天降到半殖民地的火坑了！

然而歷史是對立發展的，一方面是黑暗，另一方面是光明。一方面是侵略者與賣國賊狼狽爲奸，另一方面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發揚光大。誠然，資本主義的大礮，把東方的封建國家炸毀了，這是侵略者樂意的事。而同樣的大礮，在炸毀中國的過程中，使酣睡的被壓迫者從夢中翻轉身來，這又是侵略者所不及料的事。跟着中日戰爭之後，我國的士大夫覺醒了，「戊戌維新」（一八九八年）便是證據。跟着八國聯軍之後，我國的中等階級覺醒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便是證據。跟着「二十一條」之後，我國的廣大羣衆覺醒了，「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以及由「五卅運

動」(一九二五年)所激起的大革命高潮，便是證據。跟着「一九一八」之後，我國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覺醒了，松滬戰爭(一九三二年)，長城戰爭(一九三三年)以及五年來奮勇殺敵的東北義勇軍與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所展開的全中國救亡運動，便是證據。帝國主義與賣國賊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把四萬五千萬同胞趕進半殖民地的火坑，萬想不到我們在火坑裏騷動起來，咆哮起來，反抗起來，要與制我們死命的帝國主義搏鬥。

中國能夠從半殖民地的火坑裏跳出來嗎？我們堅決的相信：這是能夠的！這是一萬二千個能夠的。

要怎樣才能夠呢？答復很簡單：第一是抗戰！第二是抗戰！第三還是抗戰！投降是死路，抗戰是生路。我們過去是朝着死路上走，現在應該掉

轉頭來朝着生路上走。

或許有人要反駁：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之役，我國不是「抗戰」過幾次嗎？結果，還是失敗。與其抗戰而失敗，簽訂城下之盟，何如忍辱負重，等待機會，再圖報復呢？

我們認爲這種說法，是絕對不正確的。不錯，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之役，似乎也會「抗戰」過。可是把當時的實際情形仔細分析一下，與其說是「抗戰」，不如說是「投機」，更不如說是「開玩笑」。退一步講，就承認當時是「抗戰」吧，然而至多祇能說是官僚之戰，不是民衆之戰；祇能說是一隅之戰，不是全國之戰；那種「抗戰」的內容，不過是「爭點面子」「出口開氣」而已，與我們所說的抗戰——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是相去十萬八千里的。

要發動一個民衆之戰與全國之戰，首先必須全國大團結，更具體些說，必須建立全民族抗敵陣線。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問他是什麼黨派，什麼階層，什麼職業，什麼信仰……只要他在民族危機之前，贊成抗戰，我們就應該與他携手，就應該歡迎他做全民族抗敵陣線內面的一員。過去私人間或是黨派間的成見，意氣，糾紛，甚至仇隙，都要本「昨死今生」的精神拋棄得乾乾淨淨，大家站在一條陣線上向敵人瞄準，向敵人衝鋒。要做到全民族抗敵陣線像鋼鐵一樣的堅固，要做到全民族抗敵陣線內面的分子像骨肉一樣的親密，要做到四萬五千萬人一條心，要做到四萬五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槍靶上。

我們知道：要鞏固這樣的全民族抗敵陣線，僅靠「精誠團結」一類的道德信條，是不夠的；僅靠少數領袖的「諒解」或「合作」，也是不夠的；

要保證全民族抗敵陣線不至因敵人的造謠中傷而中途瓦解，要保證這種長期艱苦的鬥爭達到最後的勝利，要保證未來的勝利之果，不落到少數人的荷包或被少數人出賣，那麼，在開步走的時候，即是說在建立全民族抗敵陣線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決定一個共同行動的抗戰綱領。

這個抗戰綱領的內容，至少應該包括下面十項：

(一) 成立全民族抗敵的最高國防機關，指揮全國軍隊，武裝全國民衆，討伐滿洲冀東等傀儡組織，收回五年來被敵人佔領的土地。

(二) 用全國軍民的武裝力量，驅逐敵人在中國各處的海陸空軍與警察，奪回敵人在中國境內所佔據或建築的軍事要塞與軍事設備（如飛機場與軍用鐵路等）。

(三) 廢除中×間的不平等條約與秘密協定，取消敵人在中國的一切

特權（如租界，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等）。

（四）封閉敵人在中國的經濟侵略機關與文化侵略機關（如報紙、學校之類）。

（五）沒收敵人在中國的銀行、工廠、公司、鑛坑、鐵路、輪船……等等。

（六）抗戰不是「排外」。凡敵國在華的僑民不參加侵略活動者，我們仍給以營業與居住的自由；凡敵人的軍隊，警察及傀儡組織下被脅從的軍隊，願意解除武裝者，我們更給以優良的待遇。

（七）對一切漢奸與親敵通敵的官僚政客，設立特別法庭，公開審判，嚴加懲罰。

（八）釋放一切政治犯，共同參加抗戰工作。

(九) 保障全國人民有救國愛國的集會、言論、出版、行動……等自由。

(十) 在「抗敵第一」的原則之下，與各友邦携手，並歡迎國際上的一切援助。

上面十項抗敵綱領，是全民族抗敵陣線的中心任務。凡是參加抗戰的各黨派或個人，都應該忠實履行，且尊重這些綱領的不可分割性，不得接受一部分，拒絕一部分。

抗戰有勝利的把握麼？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在這裏，先引一位軍事專家——參加淞滬戰爭的將軍——的意見。他說：

「……從軍事上簡單的來說一說抗戰必然勝利的理由。

(一) 敵人國防的對象，乃是主義衝突的蘇聯，和利害衝突的英美，他們必

須控制其動員於自己掌握中，引滿不發，然後才能應付一切世界及太平洋問題。至於中國，並非其整個國防的對象。他們祇能以常備軍的力量，來對付中國。他們常備軍的人數僅僅二十三萬人，戰時編制也不過四十餘萬人，我們以全國的力量對付這四十餘萬的敵人，無論敵人如何堅強，當然不難摧毀。如果他們動員其全國的力量，以對付中國，那麼，他們的國際敵人，也必伺隙而動，縱使他們在中國暫時得到勝利，而自身結果必歸失敗。

(二) 他們是統治者侵略的戰爭，如果其常備軍悉數調到中國，那麼，國內革命勢力必然乘機抬頭，因內部的變亂，必然使前線動搖；而我們則因為是為整個民族生存而戰爭，戰事愈擴大，內部愈團結。

(三) 他們是工業發展的國家，戰事一起，一切生產必多數崩潰；而我們則因為是經濟落後的國家，縱使海岸線被敵人封鎖，除軍火供給困難外，其餘不受何種影響。

(四) 他們的軍隊，平時養尊處優，一入生產落後的中國內地，必難忍受物質上的困苦；而我們的軍隊和民衆則因素來生活貧困，慣於吃苦，不致影響到作戰的效力。

(五) 敵人入我內地，到處民衆都是他們的敵人；而我們則到處都是自己的戰士。

(六) 敵人入我內地，地形不熟，言語不通，處處都於他們不利；而我們却適得其反。

(七) 敵人入我內地，戰線愈延長，兵力愈分散；我們隨時可以選擇一攻擊點，以突破敵人戰線。

再從國際環境觀察，也對我們的抗戰有利。蘇聯乃「友邦」的死對頭，是誰都知道的。美國正在執行大礮巨艦政策，要與它比一下雌雄。英國雖說有時不忘情於它的「老盟友」，然它在中國的利益以及在遠東的利益

益受到威脅的時候，至少當守中立。其他的弱小民族與西方的和平陣線，無疑的要站到我們這方面。可見侵略者在太平洋上是孤立的。就算日德同盟一天天具體化，正因為這樣，凡屬討厭德國的國家，也跟着討厭日本。祇要我們抗戰，它們總會乘機而起給侵略者以打擊。這即是說，到處是我們的友人，到處是他們的敵人。

此外，從敵人內部去看，以侵略中國而獲利益者祇有少數軍閥財閥，而大多數民衆，却是反對戰爭的。在「一二八」的時候，這種矛盾已顯露出來了。跟着近年民衆生活的貧困化，而敵人內部的矛盾更一天天展開。假使我們發動抗戰，從外部投進一顆開花彈，則敵人內部的矛盾也一定要炸裂。在內外夾攻之下，櫻花島上的金字塔，還能夠支持下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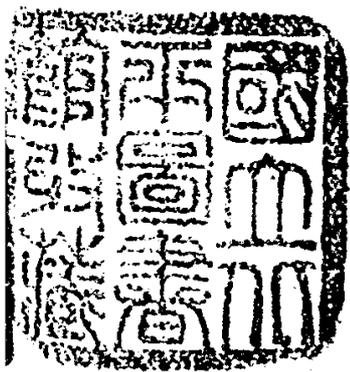
總之：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生路，我們應該向這條生路邁步前進！

從今後，要做醒獅，不做綿羊；要把腰兒硬起來，不要把膝兒跪下去；要拿手裏的武器去抵抗侵略者，不要拿手裏的武器去屠殺同胞！

全世界的侵略者，利害是一致的。全世界的被侵略者利害也是一致的。我們打擊東方的侵略者就是打擊全世界的侵略者。假使我們抗戰到底，從侵略者的毒爪之下解放出來，則全世界一切被侵略的「小兄弟」更容易走上解放之路了。

怒吼吧中國！怒吼吧全世界！

我們爲中國的生存而抗戰，就是爲全世界的大解放而抗戰！



活生